# 嘉慶松江府志

# 松江府志卷十九

## 建置志

### 倉廪

華亭縣

水次倉　在府西五里古浦塘之南明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建先是於各鄉要會處置倉分受民間委輸以革鄉胥多取之獘然統紀不一乃建此倉及南倉凡府以東之稅輸於南倉府以西者輸於西倉漕舟至就倉給發公私便之後南倉廢皆歸并於西倉而積貯之寄僉重嘉靖間築倉城萬歷己未華亭知縣章允儒建官

署隨於署左右建官廒崇禎間知府方岳貢開十字河增築城垣又令士民附倉居者皆得構廒房賃民貯米但糧多廒少每歲間倉諸兌役皆借附城民居貯米候兌名曰棧房

國朝順治間奉憲禁止私棧凡漕米皆入倉城官廒是年遂派各圖增造廒房三百餘間每十間以上爲一聯瀕河比櫛無隙地十三年析華亭爲婁縣雍正二年復析華亭爲奉賢析婁爲金山金山別建倉在朱涇鎮奉婁二邑仍於是倉三分其廒以受委輸至今歲以爲常

明董其昌重建水次官倉記　鶴灘之西崇闉煙續處有堞巋然爲郡治附庸蓋王委之稱在焉肇址於

宣并甃於嘉文襄公有遺棠亭亭覆其上囊中在遼圮盡矣司僭者無所設於閭聚數萬山邱散布塵巷漕卒挽艅艎銜尾而下職雀瞰果然黠鼠又不可磔也隧章章侯硯邑之載期飲霜布旭民氣大和張茲剔穴蠹獎靡孑遺復胥於單需之急停車水次日是役可綬諸於是捐鍰爲工不日告竣修垣傑棟翼然嵣嵲最東爲丞舍中爲監司牧伯行署兩翼建厥最西駐侯臨節後引別室凡庖廚燕寢皆具役成適東事告困大司農仰屋調兵食猶虞弗給葺艘蔽江達進而下散布郡國趨期徵集侯先戒令平入民之掘載樂輸者鱗聚麕至咸若傾諸其室巳漕舟下隨兌隨發約法畫一叅豪斂手挑花禾谿錦驪巳張市不改肆農不病菜而居恆鵝鶴屯塞動梗歲月者至是水流諸濟郊墅之間空如鏡矣大官憲節以漕事來者弭榜有地贈勞有區視往日規模過別其或采風之使觀國之資軒輜既入高費觴望觀瞻所繫亦豈細故哉在易有之蟲則有事責則宜止天下事一因一革一張一弛而巳矣郡邑近民興剛可以如意苟行其志則相鄉畚夫不易漢庭舉輔況乎召棠郇黍所至成險孔邇之歌民寶易使乎以吾侯爲治先教

化後章程於民先訓告後文法孜孜舊陋飭壞修舉如今日之役掄材鑿石搴竹築堤一匠氏力耳締功而豫畫任人而善終當盡得貴神而明之他事盡然侯眞可言張弛矣令侯異日膺召命立交戟下念州縣困敝思有以惠顧之何如今日遇利則修遇害則杜負山涵海而灌以泛濫之清流乘民之孚借時之暇使文襄復興何以加侯今日之績請以侯他日之紀名臣者

常平倉三所　一在縣大堂西一在婁署東一在雲峯寺西係陸文遂入官房改建今名陸家厫雍正十年巡撫喬世臣奏定常平倉均貯穀數大縣三萬石中縣二萬石小縣一萬六千石

社倉　在婁署東雍正二年令各州縣設立社倉以補常平之不及今圮

奉賢縣

水次倉　在其治倉城內華婁倉之東雍正二年析縣後分建厫房每歲收納與華婁二縣各分倉舍同受民間委輸

常平倉　在府治東北雍正五年知縣舒慕芬建九年增建額貯穀二萬石

社倉二所　一在南橋鎮一在縣署東乾隆十七年知縣李治灝增建

婁縣

水次倉　在縣治倉城內華奉倉之西明初置倉本屬華

亭
國朝順治十三年置縣後增建厫房每歲收納與華奉二
邑各分倉舍同受民間委輸
常平倉三所　一在倉城內分縣時以華亭道廳改建一
在縣治東雍正十三年知縣王士瑾建一在艾家橋乾
隆十七年知縣喬守仁建
社倉　在谷陽門外白龍潭
金山縣
水次倉　在朱涇雍正五年知縣張安國貢生施士悌捐
建額曰太平倉

常平倉　在太平倉南百餘步雍正九年知縣高澤萊建

社倉　在道院街

上海縣

水次倉　在縣治小南門內舊有二倉一唐行倉在唐行鎮今隸青浦一南倉在縣治小南門外明宣德八年巡撫周忱建

國朝順治九年知縣閻紹慶改建今所廒房向係民建每年取修費於糧戶雍正間巡撫尹繼善釐正漕規將廒給價盡入於官夙弊一清乾隆四十六年知縣周雲翮增建嘉慶三年知縣湯燾重建四年又毀知縣湯燾復

建十一年知縣蘇昌阿修

國朝知縣陳之佐平漕記略　淳邑襟江帶海地瘠民疲吏茲土者非敏才潔已之人不能上濟倉儲下全民命順治十年冦警移倉小南門內寧州陳君之佐以名進士涖茲巖邑令盡捐漕例每石加一三五之耗豆區平準民間歡聲若雷不五旬而全漕竣事其撫字催科民懷單畏若此蓋君以實心行實政興利除害弊色不動而民從若轉圜謂非其源之克清哉嘉定許自俊撰

朱在廷平漕述略　海邑潮汐之區土宜木棉不利禾稻漕糈更有加耗折正之弊康熙十一年知縣陳之佐涖任察民疾苦即示諭糧戶查往年納例每石例有加一三五耗弊蠹食小民殊爲困累今力行釐剔一石即出串一石一斗即出串一斗每石推收出兌腳價一項漕例陋規盡數除革總漕通行有漕地方一體俱照上海陳令成績勒石永遠遵行

常平倉　在縣堂東西偏康熙二十二年知府魯超檄縣

建雍正五年知縣于本宏張濤領帑建四十八間在縣署西吏庫知縣王世睿建十間在縣儀門內東西

社倉　在縣城內乾隆六年巡撫陳大受勸捐另於城中及洋涇閔行添設三處一在二十三保一在二十四保一在二十九保

南匯縣

水次倉　在周浦鎮雍正四年知縣欽璉建糧倉厫房共二百十七間白糧倉厫房四十九間乾隆四十六年知縣成汝舟增建

常平倉　在縣署大堂西一在縣署東知縣欽璉徐日炯

龔嚴生成汝舟先後增建

社倉　在橫沔一在新場一在小灣乾隆十七年知縣胡

具禮建今圮廢

青浦縣

水次倉　在縣治北門外明嘉靖二十一年置縣建倉即

上海舊唐行鎮水次倉改建額曰太平

國朝因之乾隆五十二年知縣孫鳳鳴捐貲改建於此每

歲收納民間便之

常平倉　在大堂東雍正七年知縣楊鳳然建一在大堂

後九年知縣孫見龍建一在北門內即舊志所載濟農

倉址福泉知縣胡振廷建嘉慶十八年知縣馬紹援捐

修

社倉　乾隆六年知縣王理建後存南門與珠街角黃渡

三處現俱圮

川沙撫民廳

永次倉　在城中東北隅嘉慶十年　奏准川沙同知改

為撫民廳即將上海南匯兩縣各啚戶糧劃分撫民廳

收納同知高伯陽隨請建厫房共八五十三間以受委輸

常平倉　在廳署東嘉慶十年　奏准於署旁隙地建造

上南二縣各抽撥常平倉穀一千石共二千石存貯動

支

社倉 在小瀆舊有社倉年久傾圮嘉慶十一年重修南

邑劃分社倉米五百九十石九斗零

附記古倉

宋濟民倉 在今府治西南舊西湖之東北嘉祐八年華

亭知縣殿丞袁晉材建 雲間志參修郭志

宋李璋記 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又有民志

其勞猶以大為小者其並見於秀州華亭之縣倉乎

治平三年五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曾老人植杖而言

日我邑歲輸公租一十萬有奇入於州戶苦之近俾

就藏僧寺客亭人憂之借糧貸種數加多無定計夙

夜警邏卑勤之素無倉也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成

之初築蔬圃割湖地為廒十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請

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也翁云自祖父來服五代湯

火沐浴齊澤拭目觀太平踰百年爲幸民末識官倉
令見之益以幸翁頃嘗病河之沐船阻而寢矣盲督
急胥是捽而扶矣此豈倉之居乃民之身矣倉完身
岩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如何不日濟之乎翁且不
知知縣誰何翁閒嘉新七年夏迎來汶年七八敢議
倉請於州州請於外臺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者源
源不可過不半稔而倉立翁在罔中與舞人闔則不
信成閩之摒哉俾乎其可信也迫而祭仰而觀非人
力神而化之也翁悸如是乃誦於眾衆謂我家既力
有餘也令不我援豈求之恩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父母有命可違與倉費大共助之小也令言重
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龜小也言之愈重愈輕也恩
離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蔬圃不利人而害人者也諺
有之巳責亭葺而遊席不理而休責圃滋而育蔬不
供而朴今變害爲利反諺爲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廨
亦有園亭席高廣圃荔蕃廡翁又日古學賢興利在
民者以爲稱謄恥名之常也後世與作遊觀利在已
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今知縣其何如人也
翁問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蒸之日吾不圖爲倉之至
於斯也慰民心而自謂齊之也巳然則翁知夫知深

之志在柱不剗社而不在委積禾黍也宜矣奈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僉莫若徵而有徵猶然況大者乎乎翁亦曰顧可傳莫若刻之石千萬斯年予盡記之乎為記之蘇士李璋也為書之疊監殿丞徐大方也為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實佐佑於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晉材字器之滔人也

常平倉 在縣南一百五十步宋元祐元年建乾道八年廢并入濟民倉今為支鹽官廨舍至元嘉禾志

平糴倉 宋端平間知縣楊瑾建顧志

宋劉克莊平糴倉記 環吳會為邑者百數以華亭為大詣銓曹注令者千數以華亭為難琴堂常虛席莫敢就有就者世輒目以有才予行四方間某縣識某賦某縣革某弊皆難而今易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窮一縣財粟盡輸之州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學也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甚弊陋猶

存其名惟華亭并常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難至是與餘姚楊君瑾奉辟書綰銅墨境內稱治上下信服君胥然日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勇牧之寄詎可以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爲職業於去歲夏五民苦貴糴邑無粒粟斂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幽修舊法太守趙公與嘗奉新書歲留米五千於縣華亭於是乎有義倉若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然數散之權今不得專吾將有以轄之取得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縣東爲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倉昔王介甫嘗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余每數其言之善而又術其志高大常平創於談義倉防於隋士大夫不能講談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況遠而及於先王之意與顯壯哉縣生尚之築貴豪之家木旱凶荒之備一日不可缺客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分上有賢監司太守而後粟行然則民之望治不其愈難與君既在端平循疚之日滌華亭難治之誘薦墨變上有肯歷擢期月之開績狀如此使盡其才而究於用其可書者何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俟纔平二年八月旦日朝散郎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右侍

郎官劉克莊記朝散大夫監行在都進奏院何處信書并篆

元際留倉　在今府西南五百四十步舊造船場舊經在太平橋西北演武場元大德間嘗還於府東南籍入朱張地後爲兼儲東倉復爲織染局局東有隙地俗猶呼倉基　志顧

元陸居仁松江府達魯花赤沙侯部糧政績記　松江府倉二左曰際留貯華亭粟右曰太平貯上海粟歲以石計際留四十萬二千一百有奇太平三十七萬四千七百有奇爲石富浙貪者覬之恒歲自府史縣胥下至阜隷游食之坻爭賂入倉爲剽竊計監總者利其賂餘入而縱其暴狠蠹鼠齧民飲抑不得愬積習既貫取者若固然予者若宜然恬不爲異珠玉之消不供沙礫之賤力耕者無扁游食者充羨一歲益入突溢雖廉於監者不能革而拯也至正十一年朝列大夫沙侯來爲府達魯花赤涖政及冬領左倉

事審而知其獘斥其賂禁其苛歷三年而禁益嚴處益當是年春刑部侍郎奉中書命來糴五萬爲軍儲浙省亦遣使來糴五萬有七千供兵食令下侯即驗力分配率五日而糧集府之庶務倉務爲十九侯戴星出入未嘗有倦色措粟而子民戒貪而禁暴終始如一日未嘗有變志初糴命噂至侯度其繁重選府史沈德輝副倉事縣胥錢裕與攢事懼力之不給也又選宋元善同攢事戒之曰農無恆產賴公田以爲耕自上農夫家不過三十畝歲豐事育有不給一遭凶歉饑饉流離載道其忍苛取乎糴糧雖出富室然軍需無恆力亦疲薦又忍濫收乎其斗之勿使有咨慰諸史本命昨諸受歲相若降糴正粟外不敢樣粒安取而輸者亦無勺龠妄費農德侯爭門先輸驗不能入至有顛而仆者侯戒勿亟令循次以進輸者始定諸史感侯化受粟亦不允攢裕因扁其寓廡曰思乎相與自勉也既復具寄石倉左相率詣走請記其績走曰甚哉侯政之得民也亦甚哉人心之從化也昔倉之史胥有德其監總者以能容已也今禁其苛而反德侯於以見人心天理之公有不可泯也傳曰公則說此其驗與以侯之心公於愛民而廉於自守

化及史胥皆知以公廉爲心者固侯之賢若副若攢
感侯之化而同歸於公且廉者亦史胥之賢也是均
可書故從其請而述其蹟庶後之職倉事者有所
勸云至正十四年七月前鄉貢進士陸居仁記

太平倉 宋濟民倉也初建於烏泥涇以受上海漕粟至
順二年遷此仍牓舊名 顧志

元張夢應烏泥涇太平倉記 上海爲海道要津至
元辛巳參知政事鄭公董師海上以糧道爲第一務
相地立倉議貯糧二十萬石防謀露廩會近境故官
張俊過有宅一區爲屋四百有九園館一十五地爲
步三萬五千四百八十四俊過知參政公有濟世濟
時之志無勞民動衆之心慨然以園宅自售宣司呈
省省聞於朝獲旨於公帑給寶鈔九萬兩以酬其直
就俾俊過改營分間架築垣牆以畢能事由初暨末
曾無興木輦石之勞兵餉民租公私兩得命名曰太
平倉自今以始歲其有將見秋豐年高廩之詩爲既
濟太平之驗雖然享已成之效又當爲可遠之思郡
太守必有任其責者奉侯居中被省檄公出未暇總

判戴公剛來攝郡事以古人一日必葺為心亟求完備公餘謁諸幕府而命僕曰倉既成矣猶有歉焉君為我記其事勒之堅珉庶幾有以傳將來垂不朽僕忝文學掾長有命屬何敢辭徹把郡案牘歲月事實顛末為之記至若鑿地成渠引舟運息肩賴縣佐東君伸與有力焉僕故并及之至元乙酉九月既望儒學教授張夢應記并書

際留西倉　在今府西三里至正初建鹽倉尋罷後十二年監府哈散沙更修以受縣粟陸居仁記前志云濟民倉嘗改為際留西倉按居仁沙侯政績記松江倉二左曰際留受華亭粟右曰太平受上海粟則是太平與際留西倉一也新志又稱太平西倉為守禦千戶宅則合掌橋西費千戶所居是也顧志

明水次南倉　在府東南五里與西倉同建顧志

西新倉　在府西北洪武三十二年建顧志

預備濟農倉　在府西南舊僊鶴觀基也洪武初於此建太平南倉後爲中千戶所倉宣德間巡撫周忱奏行平糴勸分之令積其米於軍儲北倉以備賑濟正統間革千戶所倉後知府趙豫卽其址建廒四十間始定今名先是分建豫備倉四所於八保之葉謝四十二保之金澤七保之蓋家莊三十五保之七寶鎮至是俱廢嘉靖間建徐文貞階賜第乃改倉於軍器庫在縣學之西南萬歷間知府許維新知縣張繼桂支庫銀千兩造廒房

收取各憲并本縣額積紙罪穀一千四百石每歲開送
巡按御史關吏帶管每石定價二錢五分外扣腳銀二
分五釐貯庫秋成之際委員役往上江糴穀還倉著爲
令萬歷四十七年知縣章允儒復議署丞顧正心捐助
貼役義田濟糧三千餘石貯倉聽候兌軍是時朝綱甚
肅而濟農紅單米交兌尤便崇禎間兌務皆并入西倉
濟農米亦無復留存
國朝廒房尚存間貯本邑兵糧充地方官兵之用 郭志

明胡儼濟農倉記　民者國之本農所以養民也昔
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穀後世人名耕者爲農農本
濟民今日濟農何也民農一耳食者民而耕者農四
民之業食者衆而耕者貧耕者貧不有以濟之則民

何由得其養哉為政者孰不欲濟農然得其道者鮮得其道而農獲其濟者今吾於松江之為政者見之吳松所統華亭上海二縣其地不過二百里而田賦百二十餘萬石視他郡為特重每歲春夏農之貧者必舉債而後能力作幸而有秋則先償私貸然後及公賦公私既輸而農則貧矣農貧復假貸或鬻子女或棄本業日殫月削積貧至困如火以為不獲其所者可勝言哉保定趙侯豫求為郡深銷膏憂適工部侍郎盧陵周公忱巡撫至郡趙侯白其事周公默識之然郡無宿積愛莫能施宣德七年秋東吳歲稔會朝廷命下平糴勸分以備賑卹於是周公乃與趙侯協謀而力行之得米六萬石分貯於華亭上海名其倉曰濟農明年歲歉松江飢民二十餘萬計戶者五十餘萬乃盡發所儲以賑之民乃獲濟周公復思廣為之備乃下令瀕水立場凡輸賦者民自發運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輸減三之一公又與趙侯謀曰郡歲徵北京將師祿俸轉輸南京給之計其所費每米六斗致一石彼能受於南京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使且以省費之米儲濟農倉農可無憂矣趙侯曰善非公莫能為也公遂言於朝而松江得省米

十五萬石並以各場之息及平糶所貯凡二十一萬餘石公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損負者及築隄防而力役者亦借給之民不失所矣是冬朝京師以其事咨戶部戶部以聞如其請下松江廣二縣之倉以貯焉其帳籍出內則擇官之廉能與其民之賢者掌之每春夏之交施散以時斂不踰歲凡其條約皆公所書而蘇常二郡剩同於松可謂勤恤民隱糶輪變通與民宜之者也適二年郡又旱大發農倉以賑貸而民不知飢乃相率請趙侯請曰吾民往時歲豐猶遵衣食者道於債貴也今巡內荒得免飢阻不至流婷此貫周公之惠費公協饋之力也苟得文字載之貞石以傳世示後則二公之良法美意吾民永有賴焉樹侯於是屬翰林編修郡人楊瑜寓書以者民杜宗伍所述本末請爲之記噫予昔以聞事仕於其土於今四十九年矣於其父兄子弟固不能忘情而侍郎周公又余故人重以趙侯之請豈得無言也哉周官大司徒掌荒政十有二其曰散利貸種也洪範入政總之曰農曰農厚生也農倉之設豈非貸種厚生之遺意乎其與前代常平義倉同一養民而尤切者也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而君子爲政以惟民爲

報國二公之事皆可書于故史官也用著其實以告來者前史官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撰

顧肯日文襄安肅二公所以成立此倉其難如此入十年來有備無患仁人之為民利也溥矣近歲乃有倡為駭守映民之說以便其私者日月耗盡遂以蕩然已巳庚午之荷流殍盈途官司束手方是時得二公之所以陝民者僅存一二亦烏得至此而世之苟稍一時欲輕變前人之法者尤未已也嗚呼其亦勿思也故請又問父老言景泰間官司賑濟有多申而少給者當時識者謂此事從昔所未聞自此人始若有鬼神此人必無後已而果然并志以為將來告

附元郡府王至和賑貸飢民記

松江古華亭縣也縣隸嘉興尚矣國朝湖有久生齒日繁乃析華亭以諸東邪置上海縣立府事以重其權領縣二治華亭直隸江浙丞相府以圖經考之松江在吳郡南四十五里郎禹貢三江之一也江與太湖接而太湖受浙西諸郡之水流入於江東至於華亭又東至於上海

由青龍江入於海故府以松江名焉然是江也潮汐往來日淤月澱其流盤折不能疾趨一遇潦歲則汎濫洋溢為害特甚至正丁亥夏水雨大至松江之田被水者什六七府以時上其事弗獲命遂取贏於不足之家至剝膚椎髓以輸於官民乃重困明年春告飢者日千數郡府樂安王君至和顯開寮宋曰吾儕職在字民而民食弗給請之過與常平有倉官所以惠民也盡貸請或曰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糴此常平法也而貸之如穀本何君惻然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積數月則飢而死耳其忍坐視而不救乎設若以是為罪吾獨承之不以累諸君也於是盡發常平之糧得穀七千九十三石米二千三百八十七石并各鄉義倉糧六百五十九石有奇散濟之民用少甦復議勸分為之繼華亭治所也君既任其責上海則府判官屬君世英往焉不兼旬而事集合二邑所勸計之為穀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九石中統鈔四千三百定而飢者得以續食焉米幾官給賑濟米斛相繼而至麥熟乃已凡活飢民八萬二千五百餘戶口二十五萬有奇餘鐵輸之常平穀本仍在復慮其漏戶者乃以倉中附餘糧入百七十四石以

賑之松江父老相率來吳介郡士孫華孫書爲先容踵門求見徵予文紀其事予謂父老曰古人有以便宜開倉賑貧民者漢之汲長孺是已其後蓋留上供以給民食則牧守之良者能之夫豈易得哉今東南民戶竭矣雖富家巨室猶有存者然亦非復曩時之全盛焉屬歲大祲自救且不暇而乃分財推食惟恐不及而顧何修而得此耶父老曰我侯之蒞松江也自奉薄而所守廉秋毫不以病民民懷其德久矣故一闕爵分之令中心樂從夫豈威驅勢迫所能致哉予聞而喜曰方今令慎選守令惠養元元形於詔旨屢矣此非治效之尤著者與安得結輩布滿天下以紓宵衣旰食之憂則生民其有瘳乎是宜書至正八年十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致仕于文傳撰

軍儲北倉　在府西普照寺後凡府縣官吏及守禦官軍俸糧積貯於此洪武元年建顧志

義役倉　在濟農倉垣內爲厫十間凡織造軍需馬役等

費於此支給郭志

儒學倉　府及縣各在本學俱洪武十五年建前代學皆有田以供師生廩食及繕修之費至是悉從官給始設倉以處之近歲事從簡便俸廩率於軍儲或水次倉按月支請學倉爲具文矣明華亭志

廣積倉　在青村千戶所洪武二十年建金山衛夏志

軍儲南倉　即廣盈倉在金山衛以受本衛官軍俸洪武二十年建金山衛夏志

新倉　在上海縣南十六保宣德中廢陳志

預備濟農倉　在上海縣南二里宣德六年巡撫周忱奏

設正統八年府通判潘俊知縣張禎縣丞蔣文凱建舊置長人海隅及高昌鄉豫備倉四俱廢嘉靖三十二年毀於倭寇四十二年知縣黃文煒改建於縣城內海防廳東志縣

明黃文煒記略江南之賦甲天下惟蘇松爲最繁蘇松之田稱最腴惟上海爲最瘠農病則賦因之故儲將以濟農者所以殖國之賦也上海故有濟農倉去縣治二里許宣德六年爲巡撫周文襄公奏建正統閒前令張君禎奏部符更今名自倭寇難作上海首蒙其禍倉被火遂爲瓦礫場煒來吏上海謀於衆日倉勿復建不可因故地爲之又不可乃請於巡撫都御史周公御史陳公建於城之西南隅隙地凡故所陳穀民罰贖金所易穀舉邑之義助穀悉貯之於倉將以求不失文襄遺意也遂爲記

義役倉 在濟農倉垣內即宋時買田置莊以供衙前重

役之遺意今法則視田稅多寡均畝歲於秋成帶徵凡織造軍需馬役等費於此支給宣德乙卯知縣方佐建郭志

廣濟倉　在南匯嘴千戸所洪武二十一年建劉玹金山衞志

濟農倉　在青浦北門內陳志

館驛

水雲亭　在谷陽門外秀野橋北舊名水雲停處相傳郡人錢大復取夏原吉詩中四字以勒石乾隆初年石猶欹岸今不知何所今稱接官亭使者乘舟而來迤南至東水幾易過故止於此

國朝乾隆三十九年知縣紀澄中捐俸重建四十九年知縣謝庭薰修

明夏原吉松江夜泊遇同鄉謝景文詩 京華回首憶分襟碌碌天涯動越吟風絮飛時頻有夢水雲深處本無心篷窗坐久潮聲動樺燭談多夜漏沈試問故鄉門外柳別來幾度色垂金

附記古驛

聽鶴亭 在西林禪寺西舊名谷陽俗呼接官亭古送迎憩息之所元元貞三年修易今名至正中府監哈只哈散沙繼修益壯左有堂扁曰集英門牖曰駐驛華亭尹劉必世溫書志稱其地面瞰大河背負九峯光明敞豁爲一郡之絕致而又當闤闠輻湊中以是頗爲旁近所

侵數十年前嘗有以勢規爲已業者存古愛禮之君子尚於此致意云顧志

元劉蒙記松江古華亭邑天朝以其冠之浙右而臨之府干里牧寄郵昔之邑事有加於是上之人循行撫治常絡繹郵遞走役告至告去有司驟奔出郊素無傳館往往班荊道周寄迹梵宇至則雜前迎趨去則交向邊別覵古進退之節幾失之矣余爲郡文學椽侍迎送者亦屢一日郡之長官顧之事僚屬而請曰府若縣幸谷就治所迎送之地則未暇舊闕有谷陽亭獨不能捐俸以作此室詢謀僉同元貞三年春命工度材計直備作築亭於谷陽門之西土木之具興不動衆不妨農逮至卒事不兩月觀者偉其制之新而喜其成之速也亭東水連於湖湖有磧日唳鶴難或請以其聽鶴名焉中書右丞馬公可而有書之遂揭於扁傳余爰記諸石以明作者之所始

完驛昔化重修聽鶴亭記雲間直郭西孔道有亭翼然臨其陽顏日聽鶴聽鶴者郡昔置以爲送御憩息之

所也上自天子銜命之使暨省若憲若有司凡撤號郡縣以上至者必郊御之郡之羣有司歲時進賀章奏及使者之布命而返與凡僚屬之被命或代而去必郊送之舊規褊隘自大德丁酉歷四十有五年未有圖展而新者至正改元亞中大夫哈只公來監是郡涖政慈惠嗣民俗胥變遠近洽和爰相是亭宜更舊觀於是資者給財力者效庸未數月告完廓焉軒寔不窈焉室堂司閽有廬庖廁畢具視舊觀加充拓矣官不知費民不知擾監收喜之偕予來登謁予曰世之仕者自視已廨傳舍且不恤況勞送之暫至者又孰加之意乎今侯視官廨如己廨則能視官事如家事能推是而往自官舍而民舍使各有寧宇則善政之實又何言耶方侯葺茲亭而時和歲成而用登有是光可書也於是述其槩俾珉於亭之左庶觀風者有采焉

唐胡曾詩　陸機西沒洛陽城吳國春風草又青惆悵月中千歲鶴夜來猶爲唳華亭

元陳孚望華亭詩　燕子穿簾小荇開故家猶有讀書堆平生雙耳松風裏又向華亭聽鶴來

明謝琛聽鶴亭送客詩　溪亭尊酒對芳春魚鳥情亦自親十載杏園花下客一時騘馬望中人江佳麗聞詩句吳下繁華見病民孤鶴數聲情興發欲排閶闔叫楓宸

鶴城書院　在普照寺西故縣之別署後為驛館明初廢雲間驛通判洪景德重為繕理易今名凡齎奉詔敕使臣居之其後改為求忠書院今為方正學祠

棠溪書院　詳官署

問俗亭　在雲間第一橋南宋時華亭屬秀州此地及風涇驛為往來所經明惟浙江巡鹺御史間一泊此後移祭江亭小普陀兩處以迓浙省冠蓋今亦久無駐泊飲餞者矣郭志參修婁志

雲間遞運所　在府城谷陽門外擇潤橋之西古名雲間館又曰雲間驛元遷驛於府治後改爲松江站以舊驛爲在城稅課司明洪武初復建於此仍名雲間驛三十年改爲遞運所祗待委積仍如驛例舊風涇上海各有驛至是俱省其後因河干淺涸不便停泊於是慶雲橋西復設館驛以待使者稱外館驛而謂遞運所爲裏館驛云

國朝以郡治僻左不設驛今遞運所隙地尚有廠房以樓廠夫其外館驛地址盡爲民田廬舍矣

元陸居仁松江站館夫義役田記　里人陳君達之以好義聞於鄉一旦踵門謂予曰民無貴賤凡執役

於公者罔不艱厥役其尤則館守之隸人率寬褐靡練隸事且日以力食自給役之無以稱使令雖轉賄素習守館者代若役然名繁有司無一日寧其業是以細民咸疾首斯役比年益繁十室九罄于憫民力之不紓又惟隸役之不可乏因與父老謀曰以里正富民之役猶有律田以優之館夫細民之役也反無優其力者於義安平吾將援律用例首捐已貲率鄉之好義鳩券買租給屝役之費而無屬斯民於是首捐中統鈔千五百緡及鄉之好義樂施者共得萬有六千五百有六緡置田租二百四十一石有奇令父老殷民章以事陳有司歲以所買租約除二十有二石備苗稅課程之需餘租擇膺館人之胥守隸者每夫月給一石俾專是役庶驛夫有恆糈誠胥利也初松江二驛在城隸八夫風逕鎮隸四夫厥後司站者妄以在城行役繁多加四名為十有六夫以令驗之松江居僻壞使者所至視他郡慳少隸人率多曠日風揮使者經食無留宿供給用是站裁二夫存十有二名歲給計百四十有四石以所餘備旱潦之虞韓平有餘裕矣然懼歲月浸久議勤堅珉以示遠余素重陳之為人困遞其槩以遺之元統巳亥夏四月記

陸居仁松江站均役記有銘
之明年南鄉儒生謝夢生來告曰夢生族有饘粥田
役於站役免苗苗有廩則役以館使日祗待庫松江
二站居風逕者館過使在城館留使過使無宿膳易
供留使無常期費殊浩富強家多賂所司隱苗不盡
役及役又隱日不盡直又避重居風逕寡力不能賄
苗盡在役數及役又盡日數所役日又盡館在城留
使故僥愈僥煩愈煩役之不均莫此為甚吾族儒者
薄苗盡祗在城館歲餘七十日年既誅族之貲盡入
庫費家皆縣罄矣日哀愬有司有司禁於賂聽若罔
閭至正辛卯侯涖事公勤廉明夔生知其能恤民隱
也遂愬之侯果明決知迺弊因聚郡之役站盡出隱
苗若千石命府史李蕭一友諒計苗以分日二史承
戒數所役苗五不直館一日日五一更次風逕在城
更互以均其力故富強不得逃優館而吾族損日數
者幾半又風逕日多為始稍蘇息焉德其功無以報
所私具堅珉敢請文以蓄其績予幸毋卻走曰守令
之責有六賦役其一也賦役之目不一祗待其一也
侯偕事期月於六事之績罔一不備且善子欲以祗
待顧記之吾恐遺其善之衆也試以其槩語子立涖

學以厚風敎攷堂課以毓人材學校繇是以興省耕
而田里無擾省斂而倉廩樂輸農桑繇是以成禦姦
有方盜賊亡自而發服民以義訟獄亡自而繁邊境
告急軍需亡時侯賦富民富民樂其寬而亡慧役貧
民貧民德其養而亡容賦役之均不徒祗待矣和糴
之降動萬數共命亡勺龠遺畜積之羨不徒常平矣
侯於六事爲績如此子皆含而獨恩所私吾竊少之
且昔之稱循吏者與學如蜀文翁未聞勸耕如龔渤
海曉指鬪者而獄無因賦優下民而民不囷如何益
昌未聞常乎羨餘如葦永州古人之於六事難備如
此今侯備焉眞循吏之最豈祇待一目所能該耶雖
然人各懷侯功然後侯得全其功以侯之善民之德
之固非止一家一役而足葵生懷報之人豈忘之哉
是碑之出踵之者時日至是侯之績有不勝其紀矣
然倡厥攸始誼實由生是生者其德侯之郭隗與別
條相種也以經綸之材加學問之力宜不以爲郡而
畫興時攻績上上入秉鈞軸措天下如奉山當是時
善固有大於今日者走之所述特取其承流宜化不
負司牧之託者善以爲守令表俾觀民風者有所采
太史氏有所錄云爾迺系之銘曰天生烝民克綏維

君於皇民德寄命守臣雲間古郡於吳海濱民以田富田以役貧匪役之貧令之不均維吾沙侯受命克勤民言廷懇邃惕其瘠舉甄宿弊咸與維新豪者以鼓抑者以信僞焉舊室盎焉陽春惟役有站鏑苗恤籍苗田有贏善使羞珍侯之未來瘰憂憒憒或盡苗役或隱苗眞侯既泣止民癀自詢適均斯役以笑易呻貧者德侯愛戴若親豪強戢戚畏侯若神侯備六事其心孔仁屢言莫終舍言則泯爰撫其繫勤諸堅瑕百爾來守宜紹其

勤至正癸巳夏五撰

薩天錫寓雲間驛有懷詩

元夕錢塘歸未能玉簫誰倚畫樓層涌金門外如銀月何處人家不是燈城上啼烏起夜闌瑣窗風度落梅寒一年端正元宵月可惜忽忽客裏看

西湖官驛　臨西湖上本陸氏放鶴灘也有水閣頗稱幽致今廢

元無名氏題西湖官驛水閣詞　倩采鸞傳語問陸家兄弟翩翩今歸何處留下文章藏萬壑時作雲煙

呑吐護徒倚朱闌凝眝闕外瑁湖淮管領歎先生誰宅倫分住天下事盡卯許英雄總被虛名誤覽遺錫浩歎寂寞一邱寒土惟有春風長來往催御幾多人去但歲歲垂楊自舞今日我來懷古後算後人又以今為古留此蚴件鷗鷺右調賀新郎至正十三年作

風涇驛 在楓涇鎮為江浙往來之衝宋置今廢

元無名氏風涇驛記 環雲間皆水惟西南塘路可通故郡以風涇為喉襟蘆出入無不由此至元癸巳南省始置驛祇公帑一錢莫敢動有鄉之好事者張華及近保數巨室來助木瓦之費余與同僚度其地令站官陳青創屋十二間雖未盡輪奐之美館之所貢亦略備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日廬三十里日路室五十里日候館有飲食有委積皆所以待朝聘之官也今吏是驛者賓至旁午固宜奉符閱數執牘書物旻繡潔之敬致供饋之禮勞迎餞別俾盡歡欣而去過是驛者朝憩夕庇其可折為斷牽破般碎鷂汙敗其室廬廢毀其器用略不顧惜乎起四月十五日畢七月十六日至於規模日宏締構日增擅浙右傳舍

第一之稱又當俟後來諸
君子姑勒石以告厥成

[illegible]潤亭　在上海城外方浜上一在南馬頭一在北馬頭
皆呼接官亭

上海驛　在縣西北城隍廟之右今爲公館府官行縣則
涖焉今圮

## 鋪遞

府前總鋪　在府東前志稱郡治東偏有近民亭宋華亭
知縣楊瑾建元時爲館驛疑總鋪即其地也郭志

華亭縣前急遞鋪司兵三名縣東九里至東墩鋪南至馬
橋鋪西北至婁界沈涇鋪　東墩鋪　胡婆鋪　紫岡

鋪　八尺鋪　蓮花鋪　前岡鋪　鍾賈山鋪　三
山界地鋪
共設鋪兵二十七名
婁縣　急遞鋪　吉陽鋪　沈涇鋪　廣富林鋪　斜塘
鋪
共設鋪兵二十一名
奉賢縣　急遞鋪　高橋鋪　柘林鋪　漕涇鋪　白帶
鋪　楊胥鋪　南橋鋪
共設鋪兵二十一名
金山縣　急遞鋪　衛前鋪　滕港鋪　塘灣鋪　陳涇

鋪 楓涇鋪
共設鋪兵二十二名
上海縣 急遞鋪 龍華鋪 烏溪鋪 莘涇鋪
共設鋪兵二十四名
南匯縣 急遞鋪 楊輝鋪 周八鋪 五團腰鋪
共設鋪兵九名
川沙廳 急遞鋪
現設鋪兵二名
青浦縣 急遞鋪 浦闕鋪 白鶴鋪 陳涇鋪 青龍
鋪 艾祁鋪 北簳山鋪 郲店鋪

共設鋪兵二十五名

華亭縣原設馬八匹馬夫四名縴損夫一十三名後裁減馬六匹馬夫三名縴損夫一十三名今現設馬二匹草料銀五十七兩六錢馬夫一名工食銀一十兩八錢馬價銀十兩歲共支銀七十八兩四錢雍正十二年核減草料等銀歲共一十兩四錢

青浦縣原設馬六匹馬夫三名旱夫八名後裁減馬四匹馬夫二名旱夫八名今現設馬二匹草料銀五十七兩六錢馬夫一名工食銀十兩八錢馬價銀十兩歲共支銀七十八兩四錢雍正十二年核減草料等銀歲一十

四兩四錢

婁縣原設馬匹馬夫等今裁

上海縣原設馬匹馬夫等今裁

船隻

協蘇應差松屬號座船六隻額編水手工食銀七百一兩一錢六分一釐遇閏加編銀五十七兩七錢八分九釐在華亭奉賢婁金山上海南匯青浦福泉八縣支給

江南通志現已裁改詳見解支

附記舊鋪

元制松江府急遞鋪一十有四自楓涇東接泥滑橋爲十

二里泥滑橋東接朱涇朱涇東接九里庵九里庵東接
李塔匯李塔匯東接吉陽匯皆爲九里吉陽東接府前
爲十五里府前東接張涇爲十八里張涇東接盤龍爲
十五里盤龍東接新墳新墳東接錢墳皆十七里錢墳
東接龍華十八里龍華東接淡井淡井東接上海皆九
里

松江府馬三十二匹馬戶二百八十戶

華亭縣馬四匹馬戶四十戶

松江府驛船一十隻船戶八十戶

風涇驛船五隻船戶四十戶

上海驛船五隻船戶四十戶

明急遞鋪三十五東路往上海者八車墩胡婆紫岡八尺華涇烏涇龍華上海縣前鋪南路往金山者三蓮花朶楊符金山衛前鋪西路往嘉善縣者六吉陽斜塘滕港西塘灣陳涇楓涇縣金山東至中前千戶所者三漕涇袁浦青村北路往青浦者七通波興福黃鐘涇北幹山郟店青龍艾祁東南縣上海往南匯者二周八楊灰南匯西北縣青浦往崑山者五白鶴浦匯徐公江綠葭浜凡三十五其一鋪今府前總鋪也

明歸有光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

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於黃浦而西此沿海之道則迤出對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閘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兵松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宮舟之牽拖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迤呼百家之市府無寧居瀕饑僅死於風雜雨雪之中者相隔太守臨安方候知民之不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戈老初率來請紀於有或者以為賢太守奉宣條教干里之內戈切之道師節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斂之弊外有川兵之事太守親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謂而邑有遠當有卓華大者若斷之願將不勝書雖然或老亦知父老之意乎或之不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術惟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為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候其情至矣吾又以數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頁稍略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薄侮外亦時有士俗驕悍不得意則吗辭相挺以祀有司不敢言撫循之而已往大愚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克緣以為姦利吳民父子兄弟斯死敢扑之下而莫有疾恕心以是知異時天下有變吳民必不敢為亂以其愛上而易使也彼不之血而肆其恣雖之意者

亦何心與

松江府志卷十九終

# 松江府志卷二十

## 田賦志上

松郡田賦偏重昔人言之詳矣我
國家深恩厚澤悉除前代無藝之徵而復再減浮糧永蠲丁賦損上益下休養無窮迄今百數十里中原野盡闢戸無逋糧可謂盛哉因取冊籍之在官者詳誌之閱之者幸毋苦其繁也志田賦

宋紹熙四年定墾官民田土闕

按舊志官民田土之數皆闕而不書今攷顧文僖公傍秋亭雜記云紹熙間華亭田四萬七千頃其說當有所本然文僖於正德間修郡志竟不自用其說當以所徵夏稅秋苗之數不合也

夏稅一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三貫一百一十五文雲間志

秋苗秔米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一十六石九斗一升四合六勺一抄雲間志

按雲間志李璋濟民倉記云治平三年歲輸公租一十一萬斛有奇似與紹熙所徵秋苗之數合又云爲敖十八容受十二萬似實徵十一萬有奇者而舊志於秋苗下則云實數六萬七千餘石縣官歲督纔三萬八千石止豈公租爲公田之租而非秋苗之稅耶又宋代賦稅田則之制不見舊志惟嘉熙便民省劄內云田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九畝合管秋苗一十一百六十六石三斗夏稅九十八貫六百一十文地蕩七千六百一十二畝合管夏稅三十二貫二百三十文是每畝所徵約五升八合六勺九抄有零夏稅約每畝五文而弱地蕩僅徵夏稅無秋苗也安濟院碑所載畝角苗稅各數如中田一十二畝一十三步稅五

十文苗米七斗一升是每畝五升有零下田六十三
畝三角五十七步稅七十七丈苗米二石八斗一升
是每畝四升有奇也中田下田之課約以一升為差
又北九鄉下田二百七畝有奇中田二十六畝有奇
上地七畝有奇納稅一匹七百二十六丈苗米一十
一石三斗九升南四鄉下田三百八十一畝有奇中
田一百二十二畝有奇中地一十八畝有奇納稅兩
匹二百一十二丈苗米一十六石四斗六升畝數幾
贏其半而稅僅多二百餘文米僅多五石是南四鄉
苗稅輕於北九鄉也詳議之以略見宋代苗稅之輕
重田則之
高下云

開禧三年以南四鄉折補酒錢二稅徑解所司遇災依
例蠲放志顧

南四鄉記略　開禧三年孟秋月永郡以邸報來有
臺評論嘉興府華亭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為之釁
然而起仰歎曰皇上勤卹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
官祠察田里之細微徑以徹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

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非此之謂耶於是仲舅汪文昌之子立中爲宰恐其有累亟以書問之得報曰此出於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爲一邑之利立中與同僚亦與有大幸於斯焉士民方相與爲業公立生祠於縣庠因請爲記且序其事始及積弊之實大聚邑中歲造煮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宰醞過倍增至十三舊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歲或至二百萬錢賦賂肆行公私多病吏逃民困官曹無以褻貴動輒科罰重徵倍稅日甚一日參政錢亘臣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於孝宗宣諭曹臣韓彥質傳有以竟之先是張浮以堰壞海潮入雲聞胥浦仙山白秒四鄉蕩爲巨壑漫及蘇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朝廷不憚重費大興修築海患雖除民力念竭斤鹵未清租稅全失至是歲久農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緡未忍盡復舊貫豈估米値使之樂輸會計四鄉夏稅折帛爲緡錢之萬苗米近三萬斛斛三緡合爲九萬於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歲月解之數以補爾額分隸發納向有曾額三萬貫有旬皆不可催促之數又盡鋼之自淳熙六年爲始四

鄉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數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闔境爲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弊副端舊寓茲邑深知民瘼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解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絹錢艾未施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遇有災傷如今歲既旱而蝗他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徵催益急別置牌引名色至不可悽數欲下漕司及本府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徑解所謀不許邑官干預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並依條限給鈔無得稽遲災傷均與蠲放民頗以寬錢又無欠邑又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爲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爲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際會且蒙府察其來已久非今日之罪弊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其將來可謂曲當矣官僚吏民交口稱賀郡太守程公卓喜斯邑之少寬戒飭上下奉行惟謹立中深恐後人不知其詳願書而登之石葉公名時字秀發嘗由甲科入四明幕府其孜孜民事有年矣嗚呼求民之瘼推此心

而廣之下轉上聞以時罷行皆能如是斯民其有瘳乎故不以退老爲解而直書之龍圖閣直學士樓鑰記

端平元年

秋苗米實徵五萬七千八百一十石是時華亭令楊瑾行經界法顧志

經界始末序略

邑自紹興經界迨今且百年簿書漫漶賦役煩擾豪民猾吏相與爲奸產去者賦不除力竭者役不止民訟紛拏吏胥騷徙而邑幾不可爲宋端平改元瑾獲承流下邑修經界清版籍行之二年戶無雜徵之賦里無破產之役信哉仁政自經界始修而復之顧豈不係諸時耶或曰難逢者時易弊者法向也經界未修賦猶有在民者今乃盡輸於官矣萬有一州縣間復於額外求羸則民力不堪咎必歸子瑾悚然曰信如所慮雖然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賦此天下至公之法不取於所有而強其所無此

昔日法弊之由也今幸版籍釐明田賦就實民且樂輸有仁心者必能維持而經久之何忍變易成規取贏額外復重為民生害哉是用摭其顛末萃於一編庶覽者亦亮蓮本心是舉也始於元年三月成於二年四月鄉官凡一百三十有七甲首凡八千八百八百八十有一鄉書吏貼日計九十名縣給紙札口券總一萬五千總其籍自畝之圖則有歸圖簿自圖之保則有歸保簿自保之鄉則有歸鄉簿自鄉之縣則有都頭簿田不出圖稅不過鄉此事制曲防之大略也其織悉條目別列於田圖丈籍庫云端平丙申知縣事楊璲序

修復經界記

楊君孛舊友也自華亭持書來告吾邑撤經界法為悠久利事成具顛末示余且曰質言近俚子為我潤色之余曰古有方言奚俚之病直書不亦可乎華亭浙右壯邑歲人苗號斂十萬石實六萬七千有奇而縣官歲督總三萬八千止盡自紹興經界迄今百年官無版籍吏緣為姦隱匿詭寄弊倖非一重以此邑西連湖北抗江東南並海田齧於水無歲無之緣是賦役俱病貧富交困而爭訟四起紹定五年楊君來為司征越明年監簿趙君與懃出守

嘉禾整圖籍寬賦斂欲自近邑始招君慕下置田圖局募甲首給青冊命之日抄撩匿者露虛者實乃檄若攝事華亭君自受訟牒力究弊源蠲胥吏白納之錢代民戶積欠之賦弛酒稅無藝之征德意滿孚矣則以釐屬鄉官分任其職不履畝不立限不任吏每部甲首鄉官擇之每圖青冊甲首筆之田之頃畝昭哉可觀邑士民相與舉合於州州上之朝俾遂為眞夙夜罷勉以覓前功賦籍一定詭挾有歸既又曰郡以北三鄉上田賦重則降而為中以北三鄉折精價重則復減而從輕以青龍鎮地積計稅重則盡降而從畝以邑邪及諸鄉浮財物力頗為民擾則止以實產定和買役錢之數合可謂盡心也已又詔於眾曰吾黨與隔增減繁量之贏以示優恤未幾明天子新更大化誕布寬政痛減斛面盡蠲償逋令得奉行上意不負初約於是端平元年秋苗以五萬七千八百一十石為額較遲年之數踰二萬而民不以為厲已創屋四檻於縣聽之東扁日出圖交籍庫或問令日子謂察情偽防蠹弊盡於是乎令拱手曰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吾素學也討論修明則有後人在余壯此声煩卻道者今世庸吏不足道能吏往往以

有餘自夸不知餘而必盡意味索然根本且日墜矣
令言有契予心於是乎書二年季秋癸未權吏部侍
郎袁甫記　弁書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
楊瑾立石

修復經界本末記

端平元年之閒聖天子赫然發
憤思所以攬權綱別奠蠹而於兩稅輸送尤致其謹
遂待罪殿中獲掌斯事詔下方國平江嘉興奉行惟
謹浙右在紹興間嘗舉行經界法歲久弊壤二州爲
甚平江行於常熟暨嘉定嘉興行於華亭而規模區
畫未有若華亭之詳且密者則以太守趙公與𥲅主
盟於上縣令楊侯瑾惟洔於下而寓公通州教授孫
君一飛等協贊其旁也上嘉乃勞趙公與平江張公
嗣古各進一秩錫侯秩滿陛故府其修復本末則尚
書袁公甫爲之試苗之賞入五萬七千有奇始於圖
合於保而成於都北三鄉上田稅賦重則降而爲中折
儒重價則減而從輕青龍鎮稅重則降而從畝縣郭
諸鄉浮財物力重則以貫以產定和買役錢之數至於
折麥罷征役田蠲稅凡可以爲民利者悉就寬平民
大歡悅孫君謂遂日於華亭之不易滿去者十不八
九今守令俱賢公私被惠我懼暴君汗吏以墾自肥

而利於壤也為我記之遂已心許而未有以酬其言今六載矣孫君一日移書曰嘉熙間郡遣將不善復義役減等賦數千石民不便之頹縣有碑具載省劄援以請於朝幸而獲免然則子之文詎可已乎遂謝日鄙拙之罪無可辭者抑田必有租租必有稅自昔莫不皆然未有富家大屋廣連阡陌而勺合不以供官貧民下戶無餓石之入而受倍輸之害者也官貪吏虐乘時所利快己之欲出非所當出增非所當增至於為酒醪以縻穀者多厚口於民以為公家之利者未有已也向非當宁惻然興念畿邑之民趙公楊族相與考訂一切請輕而孫君又以鄉邑之利垂之永久則重斂於民豈有窮哉是宜龔石大書以識本末拘閫之經始者難為功繼治者易於壞方其民獎之深頹有賢守明令大開其端以去百年之害後之求者其能皆如前者之用心乎寓公士民亦有協心勿壞如孫君者乎遂時昔之哉嘗聞其略矣及守平江發張公之後自吳長洲崑山吳江皆得考論其故與兩邑竝行討在輸租無重催自納之患歲輸三十因萬無斛面多取之援以春二月從事六月而畢前若嘉定而未盡役若吳江而或疑其多往往未及論

定而解去矣茲聞趙公守吳行發運事其政寬大不苛而而閒取諸遂之舊又得楊侯爲別駕以奉行其政其民小大安之嘉興鄰慶繼至者能不動心乎此遂之所爲平江喜而又爲嘉興賀也上以答聖天子仁民節用之意下以開天下奉法守令之門當自二州始淳祐元年九月日朝散大夫顯謨閣待制知寧國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德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遂記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直舍人院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鄭起潛書朝奉郎權發遣江陰兼管內勸農事節制屯戍軍馬尹煥篆額

景定四年

秋苗米加徵一十五萬八千二百石有奇并紹熙舊額共二十七萬五百一十六石是時宰相賈似道行買公田法其法以會子及官誥度牒買民田用免和糴遂僉擢如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太學

生葉李萧規上疏論之有曰公田之害慘於青苗似道之罪浮於安石

元至元十四年陞華亭縣爲華亭府

十五年改華亭府爲松江府仍置華亭縣以隷之元史

二十五年

額管糧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四十一石七升一合三勺內米三十五萬一千七百四十一石一斗五升五合豆一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一合二勺小麥八十四石六斗六升五合一勺歲減公田二分除米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二石三升一合六勺八抄實徵糧三十萬六千一十九石三升九合六勺二抄內米三十

萬五千八百一十九石一斗二升三合三勺三抄豆一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一合二勺小麥八十四石六斗六升五合一勺至元嘉禾志

按崇禎松江府志引續志云至元二十四年括勘稅糧四十五萬八千九百三石

二十七年割華亭東北五鄉爲上海縣志顧

元貞年間以澱山湖田糧二萬石就募民夫四千調軍夫四千依舊宋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修治圍田欽定續通典

大德中

夏稅絲六百一十二斤六兩九錢四分綿一百八十

斤一兩一錢五分
秋稅糧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五十五石一斗九升六合鈔三百七十六錠二錢三分內除歲減公田二分糧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一石一斗一升四合聽候絲綿三十斤十兩二錢二分糧三千三百二十一石三斗二升七合事故絲三兩七錢九分糧一萬五千六百五十六石七斗九升九合鈔一十錠四十一兩八錢六分
實徵夏秋二稅絲五百九十二斤三兩八錢四分綿一百六十九斤六兩一錢四分糧一十五萬四千一十五石九斗五升六合鈔三百六十五錠八兩三錢七分
延祐元年

元科二稅六十五萬三千九百餘石先是大德中汲入朱清張瑄田土

二年經理自實加九萬一千一百餘石共七十四萬五千餘石各色鈔錠絲綿在外顧志

泰定二年聽以豆麥準秋糧者爲令上海縣舊志

上海縣苗糧改科豆麥記國朝昔於松江置府乃割華亭縣五鄉立上海縣其地瀕海潮沙蕩激挾沙土於畎澮於是淤瘠之壤日積以亢川流不通五鄉莫不病之而高昌長人之兩鄉尤甚穀不宜稻稔歲農惟仰食豆麥遇旱乾則莽爲不毛之墟夫何田下而賦上以石計四十萬有奇槩科秔糧與沃壤等有司峻期取盈富有力者轉糴以輸貧無所措則里正代償因而破蕩轉徙邑民重困孰拯恤之其來尚矣眞定鄧公伯川爲斯邑丞至治二年秋行田檢災詢知其獘慨然建議請易米以豆麥以從土宜以紓民力

且謂華亭境壤相接者亦從改科會嘉興路治中壽之高公來覆視災田闕而是之遂上其議於行省未幾鄧公以廉能選爲行省椽史爲之力陳民瘼上官惻然遴俾銜命上中書亦及斯事公又昌言於政事堂拳拳爲下邑疲氓請命乃下其議地官遂獲從請命始於泰定二年聽以豆麥準秋糧仍俾憲司覆實惟允者爲令令下邑之士民歡欣踴躍上感聖朝曲綏遠民之恩下泰賢宰尹除民害之德咸願刻石以貽不朽而徵文於余余惟禹貢則壤成賦而鉏秸粟米各隨其地周典辨土敎稼而令貢斂賦厥政均齊凡皆以便爾民而不強以所無云爾茲上海創縣今幾年長民凡幾人習弊恬害莫之省憂仁哉鄧公於易賦一事始至而力圖之已去而卒成之以貽邑民無窮之利而餘潤及鄰焉古循吏之去而見思信不誣矣庸摭實而書之時泰定四年六月日

將仕郎興國路通山縣主簿楊彌昌記

天歷二年收下沙鹽戶瞿時學等沙塗田糧志上海

造冊三千六十一頃七十六畝二分科糧二萬二千一百一十六頃六斗二合外有八百五十餘頃該糧

八千五百餘石收科運司帶辦鹽課

至順三年

二稅實徵二十九萬三千二百石有奇麥九萬一千石有奇糧二十萬一千六百石

後至元三年

二稅實徵二十九萬一千二百石有奇糧二十萬一千六百七十石有奇豆麥八萬九千石有奇

江浙行省所委檢校官王艮議免增科田糧案參詳松江府原保華亭一縣自至元二十九年割東北五鄉為上海縣四至八到僅及五百餘里以志書考之七宋紹熙年間止該秋苗秔米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一十石至宋末年貢似道以官誥度牒派買公田增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租額太重民不能

堪及考縣宰楊瓚所記宋末官民田土稅糧共該四
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乃宋之文思院斛至元二十
四年括勘該四十五萬六千一百三石有奇比之亡
宋舊額增糧三萬八千一百九十一石大德七年斷
沒朱清張瑄田土秋夏二稅共該一十餘萬石官田
私租糧額亦重延祐元年元科秋糧夏稅六十五萬
三千九百餘石延祐二年經理自實秋夏稅糧七十
四萬五千餘石比之延祐元年秋夏稅糧又增九萬
一千一百餘石以一縣之民分爲兩縣以一縣之官
民田土加以亡宋公田重額之租至歸附後括勘經
理及斷沒朱張田糧比之亡宋文增一倍地力既竭
民亦至困又況沿海沙塗見該下沙等五場歲辦額
鹽一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五引一百九十斤官錢
每引三定該辦課鈔三十八萬五千九十五定除支
工本錢每引二十兩該鈔五萬一千三百四十六定
外貫辦起解三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九定以周圍
五百里之境土除諸民項課程鈔定絲綿外計撥該
辦秋夏稅糧七十四萬餘石煎辦鹽課三十三萬餘
定其餘國家支許不爲小補其地形東南隸上海
高仰瘦瘠西北隸華亭卑污積水西則受杭州嘉興

之水達黃浦港以入海北則受常湖蘇州之水由太湖經澱山湖以入海自澱山湖築捺圍岸成田水道窄狹黃浦港以西潮漲淤淺水不能泄每遇小雨諸水所會郎成一壑田禾漬沒所以華亭每罹水患稍遇天旱上海則有旱傷是故災傷無歲無之以天歷二年至至元四年十月所收税石較之除兩財賦外本府責該計撥糧四十二萬九千餘石除至順三年實徵到官二十九萬三千二百餘石內正糧二十萬一千六百石豆麥九萬一千餘石去零至元三年實徵到官二十九萬一千二百餘石糧二十萬一千六百餘石豆麥八萬九千餘石其餘八年災傷太重所收特少以十年通而計之該正耗糧四百五十二萬八千七百餘石其實徵到官一百七十六萬九千九百餘石正糧一百一萬八千餘石豆麥七十萬九千九百餘石則是每年止收苗米豆麥一十七萬餘石致之簿書糧額則多積之倉廒貫收則少盡因民力有限之水旱為災以致如此其里正圭首陪閉官壅在在消乏以此觀之官田租重者尚宜優減水道淤塞者所當疏逼以求實效今徐啓所陳曹夢災等霸占設山湖田則官糧與主戶俱已上倉烏馬兒平章等

元置趙平原郡公田上部擬郎同已業賣田者已照
民田則例收納官糧潘文挂所告牧馬草地撥屬財
賦府營圍沙職等田官額已重主戶雖有所收緣此
等田地以已鈔過佃經官給據納租兼之出備工本
修築圍岸應付貸糧折科白糧秈稻和雇和買皆出
主戶遇有饑荒官司勸率上戶賑濟是主戶者得此
小利爲朝廷惠養小戶辦納官糧應當雜役其勞亦
舉相當所謂蕩租已皆撥屬魯王位下管辦輸納官
錢備曰富豪兼并朱張則斷沒曹夢炎田土已皆入
官朱國珍管明又已全籍其家餘無幾矣其所言者
止有籠戶瞿時學等虛包沙塗田糧奉使宣撫所委
官元問已招數內天歷二年已撥佃造冊三千六十
一頃七十六畝二分收科糧二萬二千一百一十六
石六斗二合外有陳訴虛包八百五十餘頃該糧八
千五百餘石綠所委官原擬以別無條段四至及欽
奉泰定二年閏正月初一日詔赦一款延祐二年二
省經理田土所差人員徵名生事威追官府抑逼人
戶虛增田糧除自實頃畝依例科徵其無田虛增之
數仁宗皇帝常諭有司體覆除豁遷延至今與民爲
害其在官已有文案即仰廉訪司體覆明白就便除

谿違者從監察御史料治欽此除欽遵外據上項田糧終是未經體覆擬合行移廉訪司欽依體覆相應爲此南省累經劄付合屬委官踏覷及行移廉訪司體覆檢校官查照催行不絕見擬收科運司派辦鹽課妨奪踏覷未完夫以海隅之民辦三十餘萬定無虧之課設有些少逢蕩田糧未科鹽課所利亦已多矣國家藏富於民民富則國富徐瑨所言益如販夫鬻婦屑屑校錙銖之利豈知爲國之大體是見其末而不見其本知其細而不知其大者也萬一動搖虧課則失大利推原徐瑨所言不過欲多榷糧數蕩鈔以聳動朝廷之聽報復妄告烏馬兒寄鈔開庫受罪之宿怨立衙門徵名爵以遂其一己之私而已又其甚者以革前無可對證之事撫言烏平章受贓二萬定省平章徐理問受屬汎濫陳說加誣已死及無辜之人此其陰險蓋欲盡籍今日在位者之口使不敢言以肆其毒病從其試增添租額伏慮兩浙江東三道民心動搖患生不測是豈爲國家培養根本久安長治之策哉卑職忝居下幕課蒙委用照勘親閱案願目覩民患不敢苟避徐瑨加誣之嫌以自緘默蓋欲上報朝廷委任之意下安黎庶動援之憂至元五

年二月本府奉行省備中書可其議

至正四年六月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時賜託克託松江田故也欽定續通典

十年詔水深長蕩有額無徵租盡爲蠲免知府王克敏以助役閑償不奉命詳見拾遺志

十五年定墾官民田土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二頃六十一畝五分八釐六毫華亭縣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一頃八十八畝五分二釐一毫 上海縣二萬一千三百九十頃七十三畝六釐五毫

夏稅絲一千三百四十四斤九兩二錢三分一釐除鹽民苗稅各輸本場外華亭縣七百七十四斤一十兩四分三釐實徵四百六十一斤一兩一錢六分二釐

上海縣五百六十九斤一十五兩一錢八分八絲

鹺實徵四百三十斤一十五兩二錢九分七鹺

二百三十四斤一十二兩五錢九分四鹺除鹽場外華亭縣一

百二十五斤六兩四錢四分五鹺實徵一百一十九

斤七兩二錢一分四鹺上海縣一百九斤六兩一

錢四分九鹺實徵九十三斤

一十五兩二錢四分四鹺

麥九萬八千三百五十

九石六斗六升六合三勺除鹽場外華亭縣四萬七百四十石三斗三勺實徵

二萬八千三百八十一石四斗五升三勺上海縣

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九石三斗六升六合實徵四萬

五千四百四十五

石五斗八升九合

秋稅糧六十八萬四百三十石九斗七升四合除鹽民畝

稅各輸本場外華亭縣三十五萬四千四百二十石

一斗九升二合六勺實徵三十三萬八千四百六石四斗

五升一合六勺上海縣三十二萬六千一石七斗

八升一合四勺實徵二十五萬六千八百一十三石

六斗七升八合四勺鈔一千九百九十八錠四十二兩三錢七分一釐華亭縣七百二十三定三十九兩六錢四分一釐上海縣一千二百七十五定二兩七錢三分

明洪武三年九月令秋糧內納布三十萬匹

七年減蘇州松江嘉興等府稅額凡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續文獻通考

十三年三月令減重賦郭志

案減賦之說續文獻通考以為洪武七年舊志則以為洪武十三年其所減分數大略相同未知孰是

二十四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六百

五頃一畝五毫華亭縣二萬五千五百四十二頃九十六畝二分一釐七毫　上海縣二萬二千六十二頃四畝七分八釐八毫

夏稅大麥九千九百四十五石一斗七升二合九勺華亭縣六千三十七石七斗四升三合四勺　上海縣三千九百七石四斗二升九合五勺小麥一十萬一千五百三十四石三斗四升九合二勺華亭縣三萬三千九百七十四石三升八合三勺　上海縣六萬七千五百六十石三斗一升九勺絲九千七百八十三兩九分九釐一毫一絲一忽華亭縣六千七十四兩二錢五分一釐一絲六忽　上海縣三千七百八兩八錢四分八釐九絲五忽綿二千二百二十六兩九錢二分八釐二毫八絲八忽華亭縣一千一百九十九兩四錢九分五釐三毫三絲　上海縣一千二十七兩四錢三分二釐九毫五絲八忽鈔

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四貫九百一十文九分華亭縣九千七百六十五貫四百五十文一分上海縣五千八百九貫四百六十文八分

秋糧秔米八十七萬八千三百九十七石一升七合二勺華亭縣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九斗一升七合八勺上海縣二十三萬三千七百一十七石九升九合五勺糯米一千六百七十六石七斗四升三合二勺華亭縣一千四百七十三石四斗四升三合二勺上海縣二百三石三斗赤米三十二萬五千五百八石一斗一升七合八勺華亭縣六萬二千九百六十六石六斗二升三合三勺上海縣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一石四斗九升四合五勺黃豆九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九升六合二勺華亭縣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九石七斗六升一合七勺上海縣七萬二千一百四十三石三斗三升四合五勺斑

豆九千九百六十六石七斗七升六勺華亭縣五千七百六十五石六斗六升六合六勺上海縣四千二百一石一斗四合三勺菉豆四十六石五斗四合俱華亭縣赤穀九百四十三石三斗八升七合一勺華亭縣二百八十八石三斗一升五合上海縣六百五十五石七升二合一勺

顧清雜記宋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宋租七倍於唐加以夏稅幾十倍按唐一夫百畝歲入租二石畝計租二升七倍則四升也然紹熙閒華亭田四萬七千頃省額租十一萬二千三百有奇實數六萬七千餘石歲督幾三萬八千石極多至五萬七千而已以田計租比唐纔加十八之一二七倍之說或他有所據吾鄉有未然也今總計二稅折納運耗等爲平米百三十八萬有奇比宋爲十二倍以上比賞徵常數三十倍而有餘矣而岸草商稅魚鹽等類又不計焉漢唐不敢望也求爲宋民何可得哉有官君子又往往以加賦爲言吾不知其何心也

陳繼儒曰吾松徧栽花稻不種桑養蠶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按金時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棗爲勤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幷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幷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其有農桑折絹自此始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

永樂十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六千六百一十二頃八畝八分五釐七絲 華亭縣二萬五千五百四頃七十一畝六分四釐二毫七絲 上海縣二萬一千一百八頃九畝二分八毫

夏稅大麥九千八石七斗二升九合三勺 華亭縣五千二百五十九石七斗四升五合九勺 上海縣三千七百四十八石九斗八升三合四勺 小麥九萬

五千九百一石三斗五升四合六勺華亭縣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三石八斗四升三合五勺上海縣六萬三千四百七十七石五斗一升一合一勺

絲九千七百二十四兩九錢二分八釐四毫六絲三忽華亭縣五千九百四十七兩一分七釐四毫上海縣三千七百七十七兩九錢一分一釐六絲六忽

綿二千五百二十兩八錢八分九毫四絲七忽華亭縣一千三百二十五兩四錢六釐八毫六絲上海縣一千一百九十五兩四錢七分四釐八絲七忽

鈔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七貫八百一十四文六分華亭縣九千二百七十九貫四百六十三文上海縣六千二百五十八貫三百五十一文六分

秋糧秔米八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一石九斗五升七合五勺華亭縣六十萬九千九百三十六石四斗六升三合九勺上海縣二十一萬六千

二百九十五石四斗九升三合六勺糯米一千二百六十五石七斗五合六勺華亭縣一千六十四石五斗一升二合六勺上海縣二百一石一斗九升三合赤米二十八萬二百七十九石五斗七升六合六勺華亭縣五萬九千三百二十二石九斗三升五合三勺上海縣二十二萬九百五十六石六斗四升一合三勺黃豆八萬六千六百九十石五斗三升六合九勺華亭縣二萬三百八十七石八斗九升九合六勺上海縣六萬六千三百二石六斗三升七合二勺斑豆九千五百三十七石二斗五升六合七勺華亭縣五千三百九十八石九斗四升七勺上海縣四千一百三十八石三斗一升六合菉豆三十二石七斗八升五合四勺俱華亭縣赤穀八百七十九石六斗七升四勺華亭縣二百六十石七斗六升九合上海縣六百一十八石九斗一升四勺

宣德五年敕減稅糧米麥豆穀共計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一斗四升二合華亭縣該減一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二石九斗三合五勺上海縣該減一十二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四升八合五勺

夏稅大麥正耗一千四百九十石四斗一升二合華亭縣八百六十七石五斗七升一合七勺上海縣六百二十二石八斗四升三勺小麥正耗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六石八斗二升九合八勺華亭縣二千九百六十二石五升五合七勺上海縣九千一十四石七斗七升四合一勺

秋糧秔米正耗二十萬五千九百九十六石一升六合六勺華亭縣一十五萬二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二升三合八勺上海縣五萬三千三百一十四石二斗九升二合八勺糯米正耗三百三十一石二斗一升

田賦上

一合六勺華亭縣二百七十一石八斗六升三合三勺上海縣五十九石三斗四升八合三
勺赤米正耗六萬七千八百三石二斗五升一合三
勺華亭縣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二石一斗九升五勺上海縣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一石六升八勺
黃豆正耗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二石一斗八升二合
八勺華亭縣二千六百七十三石一斗五升二合一勺上海縣一萬八百一十九石三升七勺
斑豆正耗一千六百二十五石二斗二升四合八勺
華亭縣八百七十七石八升八合九勺上海縣七百四十八石一斗三升五合九勺菉豆正
耗五石四斗六升四合俱華亭縣赤穀正耗一百六十四
石五斗四升九合一勺華亭縣五十石九斗八升六合五勺上海縣一百一十
三石五斗六升五合五勺

敕諭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勿勝自今年爲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爲定制 明會典

顧清雜記松江在宋本華亭一縣四賦之數見紹熙年自景定公田法行加賦至二十八萬入元乃四十萬大德中置貫及籍沒朱張曾後爲七十萬國朝洪武二十四年至百四十二萬皆正糧也然歲徵曾不及半宣德中再詔減免鄉人知爲東里楊公之力而已近乃知出同郡王公源而文襄特贊成之嗚呼由十一而爲百四十由百四十而爲九十三乘除則相遠矣然章皇帝盛德寶此公發之施及秀郡惠於無窮安知後不有開而風起者愚謂斯人東南之氐尸而獻之雖百世可也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 愚謂唐虞殷周之世制井田以養民民樂其生至於暴秦廢井田以病民

民不聊生漢初輕租十五而稅一至於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之初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後糧儲差積復三十而稅一晉隆和中減田租每畝收二升隋大業中均天下田唐初定均田法至於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興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者反輕於古者并田之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蓋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則不止於是而已民逃至此閣下但知其逃而不知其何爲而逃愚請陳曾言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爲張氏義兵而籍入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入者有司不體聖心將籍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爲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因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逋欠不足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

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用圓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輕至大德間没入朱清張瑄田土後至元閒又籍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糧八十萬石迨其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圖沙職官道並役等田糧至洪武以來一府税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蠲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税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税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餓而耕供税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致民俗日耗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税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畝論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糧子粒税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之閒錮免折收之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税之名殊無頸税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

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朝廷有輕稅之名有輕稅之實如或以爲前代之法遠而難行則宋初兩浙之田均於王方贄元初天下之稅定於耶律楚材爲所富爲易於反掌閣下之才之德賢於方贄楚材遠矣而爲所當爲夫何難哉但恐方今倖糧浩大國用不敷則宜將南直隸并浙江布政司府州縣內除養馬去處及上元江寧二縣係高皇帝之肇基其餘不等起科官田地糧額均作一則無少重輕於官無損於民則均均則之役其蘇松之逃民爭先而回始待數年民力稍蘇後浙江常鎮等有繁重徭役亦均與蘇松如此則蘇松之民死亦瞑目願閣下力行之周俾方贄楚材專美於前如更以爲不然亦必思其流移之民用何法以勢來還定之荒蕪田地召何人以開墾之虧欠錢糧使何人以賠償之賣子輸糧包荒見在人戶又何術而止之此五者賦重而然也願閣下熟慮之以副皇上付託綏懷之意

按顧志云宗桓均額之說懇切如此而文襄不行必有深意蓋時方減稅復議均糧其勢有難行者且糧額既均無復舊則而民間租佃必重於官將來復有

籍沒復照租起糧則重而益重矣昔人論古額徵稅當存其稟名不可併省一沒其名後必有因而重徵者元延祐初江浙行省會十八郡守臣欲槩定田一式平江總管劉允力爭以為地有肥磽厥賦宜不齊一日更改民病何時瘳乎文襄之意殆欲出於此也又按是歲文襄奏本府拋荒官田照民田起科又請除豁坍海田糧而以鄰近荒田抵數召人開種以免包納亦采宗桓之意其後復屢言之至九年十月奉敕准行凡絕戶遺下田地加係官田不分古額近額俱照民田例起科今亦未見舉行蓋朝廷德意若是者多矣

七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一十九畝六分一釐華亭縣二萬五千五百九頃九十畝四分二釐八毫上海縣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八頃二十九畝一分八釐二毫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六石九斗八升八合五勺華亭縣四

千四百八十石八斗二升五勺上海縣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小麥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石四斗四升九合八勺華亭縣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石七斗九升九合六勺上海縣五萬四千六百五石六斗五升二勺絲九千九百五十四兩四錢九分四釐五毫二絲三忽華亭縣八千一百五十九兩二錢五分二釐二毫上海縣一千七百九十五兩二錢四分二釐三毫二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三十兩三錢五分四釐八毫一絲七忽華亭縣一千三百三十四兩一錢七分九毫八絲上海縣一千一百九十六兩一錢八分三釐三絲七忽鈔一萬六千九百二十貫六百七十文三分華亭縣一萬六百三十九貫七百一文上海縣八千二百八十貫九百六十九文六分

秋糧秔米六十三萬六千七百一石一斗七升九合

六勺華亭縣四十七萬三千六百一十四石八斗六升五合五勺　上海縣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八十六石三斗一升四合一勺　糯米九百三十四石四斗九升四合華亭縣七百九十二石六斗四升九合三勺　上海縣一百四十一石八斗四升四合七勺　赤米二十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石九斗五升三合五勺華亭縣四萬五千四百四十五石七升三合八勺　上海縣一十七萬二千一百四十三石八斗七升九合七勺　黃豆七萬三千一百二石三升四合三勺華亭縣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四石五斗八升六合六勺　上海縣五萬五千四百八十七石四斗四升七合七勺　斑豆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五斗六升九合七勺華亭縣四千五百五十一石三斗六升一合七勺　上海縣三千三百九十石二斗八合　菉豆二十七石三斗二升一合四勺俱華亭縣　赤穀七百一十五石一

斗二升一合四勺華亭縣二百九石七斗八升二合六勺上海縣五百五石三斗三升八合八勺

八年巡撫侍郎周忱奏定加耗折徵例洪武永樂中稅糧額重積欠數多至宣德七年定撥起運米四十三萬九千貫納止六萬六千有奇每正糧一石徵平米至二石而猶不足忱至盡袪宿弊設法通融二年後逋欠悉完至是定例

一加耗 華亭縣有徵正糧每石徵平米一石七斗上海縣有徵正糧每石徵平米一石九斗凡夏稅麥豆絲綿戶口食鹽馬草義役軍需顏料逃絕積荒田糧起運脚耗悉於此支撥其後視歲豐凶及會計多寡或減或加率不出此數 名臣錄每石加六斗至五斗止

一折徵 金花銀一兩一錢準平米四石六斗或四石四斗每兩加車脚鞘匵銀八釐 闊白三梭布一匹準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石每匹加車脚船錢米二斗或二斗六升 闊白綿布一匹準平

米一石或九斗八升每四加車腳船錢米一斗或一斗二升已上於重則官田上照糧均派俗名輕賫白熟秔糯米每一石準平米一石二斗已上於輕則民田上照糧均派

正統元年戶部奏官田準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已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二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郭志

七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六千九百九十一頃三十八畝七分八釐四毫華亭縣二萬五千五百一十六頃八十二畝八釐九毫上海縣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四頃五十六畝六分九釐五毫

夏稅大麥同宣德七年額小麥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三石四斗七升六合八勺華亭縣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二石八斗二升五合五勺上海縣五

萬四千七百二十石六斗五升一合三勺絲九千九百九十兩八錢六分九釐八毫四絲三忽華亭縣六千一百五十九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四絲上海縣三千八百三十一兩五錢九分一釐二毫三忽綿二千五百四十八兩四錢九分八釐五毫四絲九忽華亭縣一千三百三十四兩一錢九分二釐九毫三絲上海縣一千二百一十四兩三錢五釐六毫一絲九忽鈔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一貫一百五十三文華亭縣一萬五百七十五貫八百五十文上海縣六千三百三十五貫三百三文

秋糧秔米六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五石四斗一升六合五勺華亭縣四十七萬三千八百二十六石二斗二升五勺上海縣一十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九石二斗六合糯米同宣德七年額赤米二十一萬七千七百

三十一石七斗一升六合七勺華亭縣四萬五千四百四十五石七升三合八勺上海縣一十七萬二千二百八十六石六斗四升二合九勺黄豆七萬二千二百九十石二斗三升二合六勺華亭縣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四石五斗八升六合六勺上海縣五萬五千六百七十五石六斗四升六合斑豆同宣德七年額菉豆同宣德七年額赤穀同宣德七年額

十年合蘇松等府該徵草束內折色米豆量爲存留本處備用其本色起運戶部者每束折銀三分馬草三十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一包五斤二兩五錢零

景泰三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四十七頃八十畝七分六釐九毫華亭縣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八頃九十九畝四釐四

毫　上海縣二萬一千五百八頃八十一畝七分二釐五毫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八石二斗三升九合一勺華亭縣四千四百八十二石七升一合一勺　上海縣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

小麥八萬四千五百七十三石一斗九合九勺華亭縣二萬九千八百四十一石七斗二升九合六勺　上海縣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一石三斗八升三勺

絲九千九百九十七兩九錢七分八釐五毫三絲三忽華亭縣六千一百五十九兩四錢七分三毫九絲　上海縣三千八百三十八兩五分八釐一毫四絲三忽

綿二千五百五十二兩三分三釐一毫八絲七忽華亭縣一千三百三十四兩二錢九分四釐九毫三絲　上海縣一千二百一十八兩八釐二毫五絲七忽

鈔一萬六千八百六十貫八百七十文華亭縣一萬四百七十六貫四百六十六

文上海縣六千三百八十四貫四百四文

秋糧秔米六十三萬七千七百八十石八升九合八勻華亭縣四十七萬四千一百五十一石八斗八升三合五勻　上海縣一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八石糯米同宣德七年額赤米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六石七斗五升七合一勻華亭縣四萬五千五百四十五石五斗八升三合一勻　上海縣一十七萬二百九十一石一斗七升五合黃豆七萬三千三百一石五斗六升七合七勻華亭縣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六石九升八合九勻　上海縣五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四斗六升八合八勻斑豆七千九百四十四石六斗九升六合七勻華亭縣四千五百五十四石四斗八升八合七勻　上海縣三千三百九十石二斗八合菉豆同宣德七年額赤穀同宣德七年額

七年八月巡撫都御史陳泰奏均賦額從之泰以前此免租
之詔恩未得均有富室田多輕額其重者多在貧下
乃以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止取正額於民
澤始均而
賦額不損

天順元年巡撫右僉都御史李秉改定加耗例六斗以上田徵
正額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
石加三斗三斗以上田每石加六斗二斗以上田每
石加八斗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五升五升以上
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金花銀準米三石四斗
三梭布準米一石五斗
綿布準米七斗五升

二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崔恭復舊例華亭縣正糧一石徵平米一石
七斗或減至五斗上海縣正糧一石徵平米一石
九斗　金花銀一兩準平米三石四斗或三石八斗
三梭布一匹準平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四斗至三
斗綿布一匹準平米七斗五升或八斗至七斗

六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一百二十二頃九畝八分華亭縣二萬五千五百七十八頃二十四畝九分三釐九毫上海縣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三頃八十四畝八分六釐一毫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一十石五斗五升四勺華亭縣四千四百八十四石三斗八升二合四勺上海縣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小麥八萬四千六百三十四石三斗二升九合五勺華亭縣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二石九斗四合三勺上海縣五萬四千七百八十一石四斗二升五合二勺絲一萬一十一兩四分五釐五毫二絲三忽華亭縣六千一百六十一兩二錢六分九釐一毫九絲上海縣三千八百四十九兩七錢七分六釐三毫三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三錢四分六釐四毫三絲七忽華亭縣一

千三百三十五兩二分二釐一毫五絲上海縣一千二百一十九兩三錢二分四釐二毫八絲七忽

鈔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四貫八百七十一文一分三釐華亭縣一萬五百五貫八十九文一分三釐上海縣六千二十九貫七百八十二文

秋糧秔米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石五斗七升七合九勺華亭縣四十七萬四千四百三石二升七合九勺上海縣一十六萬三千七百八石五斗五升糯米同宣德七年額赤米二十一萬七千八百一石七斗三升五合四勺華亭縣四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升三勺上海縣一十七萬二千三百五十二石四斗六升五合一勺黃豆七萬三千三百九十八石一斗一升五合三勺華亭縣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八石一斗八升三合五勺上海縣五萬五千七百七十九石九斗三升一合八勺斑豆七千九百四十

五石二斗八升四合二勺華亭縣四千五百五十五石七升六合二勺上海縣三千三百九十石二斗八合菉豆同宣德七年額赤穀同宣德七年額

成化四年巡撫都御史邢宥括得業蕩每畝從平米三升舊例每畝徵鈔六十文顧清雜記日元至正中詔免水深長蕩稅知府王克敬不行錢艾祠脩郡志書以爲戒然止於不免未嘗有所益也國朝水蕩畝徵鈔六十文以實計之爲三四文而已成化撫臣邢宥括得業蕩畝稅三升以錢爲太重宏治末加至五升三合六勺今則六升有奇矣使王公聞之罔當覆額而艾祠老人當此不知其何以書也

八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一百三十一頃七十九畝九釐三毫華亭縣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四頃四分六釐二毫

上海縣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七頃七十八畝六分三釐一毫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一十石五斗五升四勺華亭縣四千四百八十四石三斗八升二合四勺上海縣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小麥八萬四千六百三十七石五斗五升七合四勺華亭縣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二石九斗四合三勺上海縣五萬四千七百八十四石六斗五升三合一勺絲一萬一千一兩四錢六分四釐五毫二絲三忽華亭縣六千一百六十一兩二錢六分九釐一毫九絲上海縣三千八百五十兩一錢九分五釐三毫三絲三忽綿二千五百五十四兩五錢七分二釐四毫三絲七忽華亭縣一千三百三十五兩二分二釐一毫五絲上海縣一千二百一十九兩五錢五分二毫八絲七忽鈔一萬六千五百八貫九百一十八文三釐華亭縣一萬五

百五貫八十九文一分三釐　上海縣六千三貫八百二十八文九分

秋糧秔米六十三萬八千一百八十六石七斗一升七合九勺　華亭縣四十七萬四千四百四十八石八斗五升二合九勺　上海縣一十六萬三千七百三十七石八斗六升五合　糯米同宣德七年額　赤米二十一萬七千八百一十石九斗一升八合　華亭縣四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升三勺　上海縣一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一石六斗四升七合七勺　黃豆七萬三千四百六石五斗七升八勺　華亭縣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八石一斗八升三合五勺　上海縣五萬五千七百八十八石三斗八升七合三勺　斑豆七千九百四十五石二斗八升四合二勺　華亭縣四千五百五十五石七升六合二勺　上海縣三千三百九十石二斗八合　菉豆同宣德七年額

二十二年知府樊瑩奏定折徵白銀例凡糧運耗費及供應軍需之類應支餘米易銀充用者徑徵白銀入庫照數支遣每銀一兩隨時估高下或準平米二石或二石五斗　華亭縣正糧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銀一錢五分　上海縣正糧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銀一錢二錢

宏治八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朱瑄始定分鄉論田加耗例華亭縣東鄉每畝加耗斗一升中鄉斗三升西鄉斗五升後中鄉畝加斗四升西鄉加斗五升東鄉又分沿海不沿海沿海畝加一斗不沿海加斗一升　上海縣東鄉畝加斗一升中鄉斗三升西鄉斗一五升後又分東鄉沿海畝加一斗不沿海加斗一升中鄉畝加斗三升兩鄉斗六升

十一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彭禮復論糧加耗加得業蕩平米爲五升二合六勺以上顧志

十五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一百六十九頃八十畝三分六釐三毫四絲華亭縣二萬五千六百七頃二十二畝五分一釐二毫二絲上海縣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分五釐一毫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一十三石六斗六升六勺華亭縣四千四百八十七石四斗九升二合六勺上海縣三千一百二十六石一斗六升八合

小麥八萬四千六百五十二石五斗二升七合九勺華亭縣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六石三斗一升二合九勺上海縣五萬四千七百九十六石二斗一升五合

絲一萬一十三兩四錢三分三釐九毫五絲三忽華亭縣六千一百六十三兩二錢三分八釐六毫二絲上海縣三千八百五十兩一錢九分五釐三毫三絲三忽

綿二千五百五十五兩四錢九分四毫八絲七忽華亭縣一

千三百三十五兩九錢四分二毫上海縣一千二百一十九兩五錢五分二釐八絲七忽鈔一
萬六千四百六十六貫五百一十二文三分三釐華亭
縣一萬五百二十七貫七百八十四文一分三釐上海縣五千九百三十八貫七百二十八文二分
秋糧秔米六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一石一斗六升
四勺華亭縣四十七萬四千五百七十四石六合八勺上海縣一十六萬三千七百六十七石九
升九合六勺穤米同宣德七年額赤米二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
八石二斗八升三合九勺華亭縣四萬五千四百五十石七斗四升四勺上
海縣一十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七石五斗四升三合五勺黃豆七萬三千四百一
十一石四斗五升二合四勺華亭縣一萬七千六百二十石七斗六升四合
六勺上海縣五萬五千七百九十石六斗八升七合八勺斑豆七千九百四十

七石七斗二合四勺華亭縣四千五百五十七石四斗九升四合四勺上海縣三千三百九十石二斗八合菉豆同宣德七年額赤穀同宣德七年額[illegible]

是歲都御史彭禮知府劉琬改定加耗例官田論糧加耗每石徵平米一石六斗民田論田加耗每畝徵耗米一斗二升

十七年令松江等府闊白棉布以十分爲率六分徵本色四分每匹折銀三錢五分明會典

宏治年間松江府官田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六頃三十三畝五分二釐九毫民田七千三百頃二十八畝三分五釐七毫續文獻通考

夏稅大小麥九萬二千二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九

匀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匹三丈一尺五寸七分稅鈔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農桑絲折絹一百六十七匹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釐

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正德二年巡撫左副都御史艾璞重定論田加耗例華亭縣東鄉每畝加七升中鄉加一斗西鄉加一斗三升上海縣東鄉每畝加七升中鄉加一斗一升西鄉加一斗四升

六年巡撫右僉都御史張鳳復論糧加耗并銀布折徵舊例顧志

復舊規革弊便民案　據華亭縣耆民嚴泰等呈稱
照松江地方不滿二百里糧儲動盈百餘萬宣德年
間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因時處置爲民便益每秋糧
一石加耗六斗七升金花銀一兩準平米四石細布
一匹準平米二石粗布一匹準平米一石起運出兌
官軍俸糧師生廩祿不敷尚有餘糧賑濟饑民宏治
年間始於田上加耗分作三鄉又分沿海不沿海等
第不一糧書乘機紊亂作弊以致民遭其殃官受其
累自古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連年災傷疫癘饑
饉相仍死亡者衆存在者寡幸蒙釐理糧法深爲民
便呈乞裁處等因到縣本縣先爲延訪民情以圖治
安事據上海縣耆民朱廱等呈稱各處田糧多在田
上加耗惟吾松江則不可行有上中下三鄉有肥瘠
瘦三等有升斗斛三科俱係先朝科土起糧因地立
法非後人所可改易宣德間巡撫周文襄公奏將東
鄉拋荒田土召民開墾三年之後止取原糧復奏折
徵金花銀一兩準平米四石細布一匹準平米二石
粗布一匹準平米一石於時起運不敷今日倉庫有
存留之富閭閻有賑濟之儲官不知勞民甚稱便其
後知府樊公復念小民運糧之苦奏將綱用耗米折

收白銀每兩準平米二石五斗給與糧長令其自運官民兩便至今賴之當時竝是糧上加耗每石不過六斗七升而已宏治七年本縣董知縣因與巡撫同鄉更變糧法卻於田上加耗雖分三等東鄉終是不平何也西鄉雖是糧重每畝歲收米或三石餘者有之中鄉雖是糧輕每畝歲收或一石五斗不足者有之若濱海下田不過可種棉花五六十斤菉豆五六斗而已法既不平且復多變或畝加八升九升或一斗或一斗七升四合頻年以來率無定例且如正德四年何等災傷朝廷準荒六分三釐官司不與主張聽從糧長賣派以致民心不服輸納不齊糧長又復瞞官私收入已派所以因循至今拖欠若當時照依欽準事例派與六分三釐小民安敢不與家賣產依期完納老民正不知先年何故金花銀準米四石布一匹準米二石一斗卻乃錢糧反多今者金花銀不過一石九斗白銀不過一石七斗何故錢糧反少若曰輕糧多在小戶不知大戶亦有重額之田未見其害也只是以正道待天下自然平正若存大小戶輕重田之心則前人立法之意全無而物之不齊之說亦徒然也田上加耗不可行也明矣據此案候在卷今據

前因參看得松江一府大戶多輕則之田小戶多重則之賦論田起耗若一便小民然斗則數多書手作弊雖精於算者亦被欺瞞況小民乎本院已將萬石一覽通行發府議處正欲將金花銀每兩準米四石細布一匹準米二石粗布一匹準米一石先儘下戶及陪贓之糧有餘并將白銀以次分與中戶又次及於上戶務使貧富適均官民兩便今嚴泰等又稱糧上加耗與民便益合準照糧徵派相應爲此例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郎行各縣掌印官今後派徵錢糧俱照先年巡撫周尚書所行則例不分東西中三鄉一槩糧上加耗金花銀兩布匹先儘重則官田每銀一兩折米四石粗布一匹折米一石細布一匹折米二石白銀一兩隨時定價其上中尚戶俱派與本色秫糯等米務使民心悅服而錢糧不至於有弊國計充足而官府不至於有累仍翻刊告示發鎮店鄉村凡有人烟去處張挂曉諭知悉

陸深曰加耗二字起於後唐明宗入倉見受納主吏折閱乃令石取二升爲鼠雀耗我太祖則每斗起耗七合石爲七升蓋中制也江南糧稅每石正米上加耗已至七七入斗蓋倂入雜辦通謂之耗意不止於鼠

雀爲也近時巡撫乃於田畝上加耗則漸失初意矣
五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始令更輸二斗謂之
雀耗當時人怨之史亦謂之聚斂刻急
胡致堂推本其殺身以爲興利之戒

嘉靖九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歐陽必進知府黃潤議以
八事定稅糧一曰以原額稽其始本府官民田地若
干畝徵米若干石徵麥若干石二曰以
事故除其虛除公占田地若干畝不納米鈔蕩若干
畝三曰以分項別其異官田地五斗以上不起耗田
若干畝一斗以下至四斗以上加耗田若干畝民田
地加耗田若干畝坍損拋荒折銀田地若干畝累賠
寄莊折半官田若干畝先年召佃抵斗納租官田若
干畝天順後召佃還租官民田若干畝原勘板荒無
人開種官田若干畝告勘納銀積荒草蕩若干畝拋
荒告墾納米二斗官田若干畝積荒復熟納積官田
若干畝白水蕩田若干畝積荒納銀田若干畝開墾
公占拋荒等項還租田若干畝荒熟不常折半徵輸
田若干畝實荒折納草價田若干畝告墾免稅田若
干畝夏稅科麥不科糧四地若干畝得業柴蕩若干

畝新漲沙塗若干畝傍江蕩若干畝開蕩成田若干
畝科鈔不科糧得業蕩若干畝起科得業蕩若干畝
瘦薄蕩若干畝召佃還租二斗九升田若干畝開蕩
得業參地若干畝量出多餘蕩若干畝坍江坍湖積
荒鈔蕩若干畝告墾免稅蕩若干畝不納米未開塗
若干畝四日以歸總正其實額徵平米若干石除納
銀平米若干石該本色米若干石折色銀若干兩練
兵銀若干兩五日以坐派起其運戶部坐派本色米
若干石折色銀若干兩馬草若干束鹽鈔若干兩小
參若干石絲絹若干匹料價若干兩六日以運餘撥
共存起運秋糧外該存留本色若干石支派某項折
色若干兩支撥某項七日以存餘考其積存留本折
二色派餘正數及削併騎零謂之羨餘俱積貯備用
入日以徵一定其額凡金花白銀粗細布價一例均
辦各衙門正耗白糧外加春辦等項省去頭緒止作
本色糧米折色白銀兩項派徵又以九事考里甲日
慶賀日祭祀日鄉飲日科貢日恤政日公費日里夫
日備用日丁田以二事定均徭日錄差日力差定爲
賦役冊自是民間輸納止分本折二色
里甲及均徭應納官者幷入折色徵之

十四年改折南京漕糧松江府麥米每石折銀一錢五分明會典 明政統宗

二十一年從巡按御史舒汀奏割華亭西北二鄉上海西三鄉立青浦縣

二十五年總理糧儲工部尚書李充嗣奏免內府新添小火食糧蘇松常州嘉湖五府併節年派南京酒醋局等項共一十三萬七石餘石 案青浦縣於嘉靖三十二年隨罷詳見沿革

三十三年加編練兵銀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七兩九錢九釐六毫

三十六年加徵工部四司工料銀二萬七百五十二

兩二錢七分一毫三絲六忽

按前志云嘉靖中田賦陳志不載又無故籍可稽故仍其闕今考上海舊志載嘉靖十六年會計以爲見於知府黄潤所刊賦役冊其有徵官民田地山池塗蕩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頃一十七畝二分一釐九毫該正米蕩米租米三十九萬五千一百七十三石五斗七升二合七勺與宏治十五年秋糧之數大略相同惜華亭白孫志後一無紀載不得其詳以相印証也

隆慶元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四千三十九頃八十九畝一分八釐七毫

正米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七斗四升八合六勺

夏稅田地塗蕩一千一百八十五頃七十五畝七分

一釐九毫五絲不等徵米八千五百五十六石九斗
四升五合五抄
共加耗米三十四萬八千六百八十四石七斗四升
八合二勺五抄七撮六圭郭志
二年巡撫右僉都御史林潤奏請設官丈田均糧敕
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元韶專理之郭志
三年僉事鄭元韶履畝清丈始均田糧科則郭志
元韶去官民召佃之名分作上中下三鄉華亭田每
畝均科正糧二斗四升五合　上海田每畝均科正
糧二斗五合各輕重其加耗以爲三鄉等則又荒瘠
山田加倍準折近海田地悉免加耗塗蕩池漊亦分
三等起科田有字圩號數冊有魚鱗歸戸至今田額
以是爲定　丈量之法先分某鄉某保若干區若干

區各有疆界每區以支河分畫為圩編立字號一圩之田又各以涇岸分畫自一號起至某號止令主戶各立標田次乃隨其長短廣狹以六尺為步四周度之繪圖於冊而書之曰某鄉某保某區某圖某字圩某號田若干畝四至步尺若干主戶某甲書畢即偃其標積號為圩積圩為區以次相比名為魚鱗圖冊其田易主必開寫原戶某甲今某甲雖更數姓仍存丈量時主戶本名謂之歸戶自是科則簡明田數畫一里胥飛走隱漏之弊始絕矣

定墾田地山池蕩漊四萬四千二十八頃四十七畝五分七釐四毫三絲

免科公占基地無業山灘塗蕩絕墳等一百二十三頃七十二畝六分三釐八毫九絲

實徵稅糧平米一百二十二萬八千七十七石八斗

五升三合五抄一撮四圭

華亭縣實徵田地山池蕩漊二萬三千二百四十頃一十七畝八分七釐九毫九絲

共徵稅糧正耗平米七十萬五千六百八十一石三斗二升六勺五抄五撮一圭五粟

上海縣實徵田地山池蕩漊二萬六百六十四頃五十七畝五釐四毫五絲

共徵正耗平米五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六石五斗三升二合三勺九抄六撮二圭五粟

萬歷元年析華亭西北二鄉上海西三鄉復建青浦縣

共上中鄉田地山池蕩漊六千五十二頃三十四畝

一釐二毫六絲徵糧各準華亭上海原定科則

免科公占基地無業塗蕩絕墳等共八頃三十六畝

八分

實在有徵田山蕩漊六千四十三頃九十七畝二分

一釐二毫六絲

上鄉田一千四百七十四頃二分四釐五毫華上鄉熟田四百八十七頃六十六畝七釐四毫低田一十四頃五十畝七毫新荒田五頃二畝七分八釐三毫舊荒田二十一頃三畝三分二釐六毫　海上鄉熟田九百一十九頃五十二畝三分七毫新荒田六頃五十畝四分四釐九毫舊荒田一十四頃二十四畝八分七毫

中鄉田四千三百二十四頃四十三畝一分二釐六絲華中鄉熟田五百五十四頃九十九畝六分二釐七毫五絲低田四十六頃八畝四釐八毫山一十四頃八十九畝二毫新荒田四頃八十一畝八分一毫舊荒田一十一頃一十一畝五分九毫海中鄉熟田三千三百四十一頃二十八畝六分三釐五毫一絲低田一頃三十七畝二分一釐八毫山一頃六畝四分一釐新荒田三十頃七十六畝九分六釐一毫舊荒田四百二十一頃七十畝九分九毫

蕩溇二百四十四頃五十三畝八分四釐七毫華亭上海上中鄉同則得業蕩六十三頃三十一畝八分五釐五毫茅柴蕩一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四分八釐四毫草蕩三十九頃九十九畝四分七釐八毫水溇一十頃二十五畝三釐

二年定墾田山蕩溇四萬二千八百頃八十三畝七分六釐二毫七絲華亭縣二萬一千六百六十二頃七十九畝八分一釐三毫二絲

上海縣一萬五千八十四頃八十七畝八分八毫五絲　青浦縣六千五十三頃一十六畝一分四釐一毫除竈蕩俱歸鹽司

免科公占等一百二十四頃四畝二分六釐四毫九絲　華亭縣七十一頃三十九畝八分九釐七毫九絲　上海縣四十五頃三十三畝四分五釐八毫　青浦縣七頃三十畝九分九毫

實在有徵田山蕩溇四萬二千六百七十六頃七十九畝四分九釐七毫八絲　華亭縣二萬一千五百九十一頃三十九畝九分一釐五毫三絲　上海縣一萬五千一十三頃四十七畝九分一釐六絲　青浦縣六千四十五頃八十五畝二分三釐二毫

不等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九石四

斗七升五合二勺七抄九撮二圭

夏稅麥八萬八千四百七十一石五斗三升二合五勺其折銀二萬六千八十兩

秋糧正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耗米一十九萬四百九十一石七斗一升七抄九撮二圭

練兵銀二萬四千五十五兩五錢八分七釐五毫六絲八忽三微三纖八沙三塵華亭縣一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兩二錢八分五釐一毫七絲八忽八微二纖五沙八塵九埃上海縣七千七百五十八兩八錢九分八釐八毫六纖一沙六塵五埃　青浦縣三千一百一十四兩四錢三釐五毫八絲九忽四微五纖八塵二埃

貼役銀七千七百三兩八錢六分五釐五毫八絲六忽七微五纖九沙八埃華亭縣四千四百六十九兩七錢一分二釐三忽九微四纖二沙六塵七埃　上海縣二千四百三兩一錢七分九釐九毫七絲六微五纖七沙四塵三埃　青浦縣八百三十兩九錢七分三釐六毫一絲二忽一微五纖八沙九塵八埃

已上俱於稅糧外加編

均徭銀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三兩二分一釐三絲七忽九微二纖華亭縣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二分六釐六毫九絲三忽三微九纖五沙三塵四埃　上海縣一萬三千五百四十八兩四分九釐八毫八絲六忽五微一纖三沙三塵四埃　青浦縣五千一百六十二兩四分四釐四毫五絲八忽一纖一沙三塵二埃

里甲均平銀一萬一百四十兩三分一釐七毫華亭縣五

千一百五十四兩一錢三分五釐　上海縣三千七十五兩七錢九分四釐九毫　青浦縣一千九百一十兩一錢一釐八毫

已上俱於稅糧外照丁田均派每一丁準田一畝五分

是年上海縣除還下沙等三場水鄉竈田蕩五百八十頃九十五畝五釐九毫上海志

郭志云部額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有奇者專指秋糧正米也賦役冊平米一百二十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九石有奇者兼夏稅秋糧及雜辦轉輸諸費也秋糧正米共一百二萬七千六百九十七石有奇所耗米一十九萬四百九十一石有奇而耗辦夫船諸米已去十五萬餘石則是稅糧馬草以下爲銀十六萬兩皆取給於四萬餘石之內耳蓋發求日益不復以正賦爲準如昔年料價不過二萬金隆慶間驟增至四萬餘兩可類推矣他若練兵貼役均徭里甲幾八萬兩又不與焉後此額外之斂歲加而會

計轉移苟有贏利則爲之民安得不重困也

案冊文裹蘆定賦額於稅糧之外設耗米以充綱運

及雜供諸費至鄭元部均糧猶做此意故萬歷二年

稅糧起運存留正數尚可考也其後會計止分平米

本折而稅糧正耗雜派淆

亂莫辨非賦法之舊矣

三年上海除還鹽司水鄉竈田蕩一百三十九頃四

十六畝一蘆九毫三絲

五年上海除還鹽司水鄉竈田蕩二頃三畝四分六

蘆上海志

六年巡撫都御史張佳允奏止請勘絕田

張之象上海志曰是時奸民誣告幸逋匿瞞役人丁考

成事例至三十七萬餘畝華亭青浦尤多幾至於編

亂舉人俞顯卿作十議其略曰絕戶田畝係宣德景

泰年人人絕田荒賦役貽累里甲天順六年奏准召民

開墾以補糧差方其初佃大費工本及轉佃他姓郎以工本爲名立契得銀小民旣已出銀又焉得爲白占今欲追價則價已付之原主世無一田二值之理若與原主追價則原主已前又有原主展轉追尋何日清楚始奸豪倡議僅欲奪其連界田土數頃不意禍延萬姓日甚一日府縣拘於成案不敢變更即今查勘尤多弊端書手老人家至戶到報私仇者揑本名爲絕戶得重賄者隱絕戶爲本名收頭利其侵尅皁快利其勾攝雖僻遠之保無一不見官府凡有田之戶無一不遭刑責人情洶洶禍變可虞議甚詳切耆民羅奉等抄呈巡撫張公佳允具奏停止民始獲安

是年上海除還鹽司水鄉籠田蕩八十六畝三分三釐二毫上海縣志

是年割上海新江鄉之未盡者以益青浦上海縣志

八年復分華亭上中二鄉田以益青浦共田山蕩漊

八千九十八頃八畝五分三毫一絲五忽
免科公占等一十頃六十九畝九分一釐八毫五絲
實在有徵田山蕩漊八千八十七頃三十八畝五分
八釐四毫六絲五忽
不等科平米二十二萬八千九十石五斗二升三合
九勺四抄四撮七圭五粟
上鄉田二千九百六十一頃四畝五分七釐三毫六
絲五忽華上鄉熟田一千八百五十五頃八十三畝八分三釐七毫七絲低田四十七頃六十五畝九分四釐二絲山三十三畝七分一釐七毫新荒田六頃一畝五分九釐四毫舊荒田二十三頃六畝九分四釐五毫海上鄉熟田九百二十一頃七十三畝四分六釐九毫七絲五忽低田六頃六十六畝

七分七釐六毫新荒田四頃五十七畝一分

九釐九毫舊荒田一十三頃二十三畝一分

中鄉田五千一百二十六頃三十四畝一釐一毫華中

鄉熟田一千一百四十六頃二十九畝五分二釐六

毫一絲低田四十五頃九十畝四分七釐山二十一

頃一十三畝八分八釐六毫新荒田五頃五十畝三

分九釐六毫七絲舊荒田一十五頃七十二畝七釐

九毫七絲 海中鄉熟田三千二百四十九頃二十

七畝九分八釐一絲低田一頃四十九畝一分六釐

五毫山一頃六畝四分一釐新荒田四十五頃八畝

六分五釐三毫舊荒田四百一頃三畝二分四釐七

毫四絲

蕩漊二百七十五頃七十四畝一分九釐七毫得業蕩七

十頃六十五畝四分六釐四毫茅柴蕩一百三十頃

九分一釐四毫草蕩六十一頃九十六畝二分七釐

二毫水漊一十三頃

九畝六分二釐三毫

十六年知府喻均以歲荒上議巡撫減棉布墊貼銀二千三百九十四兩五錢七分六釐修河米折銀一千二十一兩一錢時嘉興進士袁黃奉臺帖與知府喻均會同酌議擬夏稅銀四千一百五十五兩秋糧本色米三千六百石折色銀一萬七百九十四兩四錢八分八釐八毫三絲料價耗用等銀二千七百九兩四分二釐五毫徭里銀一千二百二十八兩七錢八分四釐曾有阻者故議不盡行

十七年兵備副使李淶釐定經賦冊復五錢折銀平米一十六萬六千三百五十二石四斗三升六合八勺八圭五粟華亭縣七萬七千九百七十九石八斗四九合六勺七抄四撮六圭　上海縣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四斗二升二勺二抄六撮二圭五粟　青浦縣四萬一千四百五十九石二斗六合一勺　以上皆隆慶三年清丈之後續告改折每石有五錢四錢五分四錢不等十六年議各糧加五

分今一例折銀五錢免派本色

郭志萬歷間改派折色區畫實皆荒瘠宜有寬政但是時上無蠲復之仁而以折色轉移至本色區畫皆有偏重不平之鳴李公調劑最爲得中故久而相安又停募短班兵餉銀一千三百餘兩均於四錢改復數內免徵亦以驟復五錢而法外矜䘏也

十九年加編兵餉銀每畝三釐

四十三年定額加編兵餉銀八千五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二釐四毫自三十三年遞減至本年每畝實編銀二釐六絲四忽二微七纖四沙三塵八埃　華亭縣三千九百一十九兩六分四釐六毫　上海縣三千五十三兩三錢一釐六毫　青浦縣一千一百五十二兩八錢五分六釐二毫

四十六年加徵邊餉銀每畝三釐五毫華亭知縣章

允儒請以棉布墊貼及修河米折銀抵解足額以寬

本縣民力巡撫都御史王象乾允行之

加編邊餉銀一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兩九錢六分一釐八毫四絲七忽五微（每正銀一兩外加解損銀一分二釐）除華亭縣免編銀六千八百九十兩七錢六分八釐（本年棉布墊貼銀三千六百二十一兩一錢九分量復修河米折銀八百八十五兩二錢二分七釐六毫二絲四十四年入棉布墊貼銀一千四百九十九兩一錢二分三釐三毫二絲六忽五微量復修河銀八百八十五兩二錢二分七釐六毫二絲四十五年棉布墊貼銀一十七兩三錢三分四釐四毫六絲六忽四微九纖一沙七塵五埃抵解足額）實編銀八千五百四十兩二錢三分六釐九毫六絲二

忽八微九纖二沙七塵五埃上海縣五千二百二十四兩六錢四分四釐九毫四絲三忽六微九纖六沙五塵青浦縣二千八百二十九兩五錢九分二釐一絲九忽一微九纖六沙二塵五埃郭志萬歷末年徵求苛急非復初年之政矣然撫按事權專一賢者深悉民隱上下相成故良有司得展其心力如此其後上青二邑亦有抵充雖餉額屢增而民田稍寬至啟禎之際搜粟搜金幾無餘術雖欲變通而無所措手民之不幸亦時會使然也

四十七年加編惠桂二王祿米二千石先是四十三年坐派瑞王祿米於本府以邊海地方米不堪用具呈戶部案照會典免派時知縣章允儒援例申請議甚剴切中格不行

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定墾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二千五百二十一頃七十九畝二分七釐五毫三絲一忽華亭

縣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九頃二十四畝五分三釐八毫三絲六忽 上海縣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七頃三十六畝四分九釐四毫三絲 青浦縣八千一百五頃一十八畝二分五釐二毫五絲五忽

免科公占無業坍荒義冢等一百七十八頃七十四畝七分六釐八毫六絲 華亭縣一百四十一頃三十二畝六分一釐四毫九絲 上海縣二十三頃一十二畝七分六釐八毫二絲 青浦縣一十四頃二十九畝三分八釐五毫五絲

實在有徵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二千三百四十三頃四畝五分六毫六絲一忽 華亭縣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七頃九十一畝九分一釐三毫四絲六忽 上海縣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四頃二十三畝七分二釐六毫一絲 青浦縣八千九十頃八十八畝八分六釐七毫五忽

實徵稅糧正耗平米一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

二石八斗五升八勺四抄一圭

夏稅麥八萬八千三百三石五斗四升八合

秋糧正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按舊志所載耗米數目

練兵銀二萬三千九百三十八兩一錢六毫四絲七忽五微四纖一沙二埃 華亭縣一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兩七錢二分一釐八毫三絲三忽六微四纖三沙一塵二埃 上海縣七千八百六十一兩四錢二分六釐五毫一絲一忽五微九纖二沙六塵二埃 青浦縣四千二百八十四兩九錢五分二釐三毫二忽三微五沙二塵九埃

加編兵銀八千五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二釐四毫 華亭縣二千九百一十九兩六分四釐六毫 上海縣三千五十三兩三錢一釐六毫 青浦縣一千五

百五十二兩八錢
五分六釐二毫

邊餉銀一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兩九錢六分一釐八
毫四絲七忽五微除華亭縣以墊貼修河銀抵充外
實編銀八千五十四兩二錢三分六釐九毫六絲二
忽八微九纖二沙七塵五埃上海縣五千二百二十
四兩六錢四分四釐九
毫四絲三忽六微九纖六沙五塵青浦縣二千八
百二十九兩五錢九分二釐一絲九忽一微九纖六
沙二塵
五埃

均徭銀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釐華
亭
縣一萬五千二百六十兩二錢四分三釐上海縣
一萬五千九十八兩四錢四分七釐青浦縣七千
三百八十七
兩六釐八毫遇閏加編二千三十六兩三錢五分三

釐八毫六絲九忽

里甲均平銀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兩五錢四分三釐三毫五絲五忽華亭縣五千八百五十三兩九錢七分五釐二毫九絲　上海縣三千九百五十七兩八錢八分五釐三毫六絲七忽青浦縣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八分二釐六毫九絲八忽遇閏加編三百二十七兩五錢一分一釐九毫九絲七忽　子午卯酉年加編科貢公費銀共七千八百三十六兩三錢七分七釐辰戌丑未年加編科貢銀一千九百五十兩九錢五分二釐

是年加派邊餉銀每畝五釐五毫戶部三釐五毫兵工二部各一釐并原派三釐五毫每畝共九釐今謂之九釐地畝銀　共銀二萬三千三百六十

二兩三錢六分八釐六毫一絲七忽五微於天啟元
年入額派
天啟元年共加邊餉銀三萬八千二百二十九兩三錢
三分四毫六絲五忽除三縣抵充外（華亭縣棉布墊貼及南糧改折省存耗用等銀五千一百三十九兩四錢六釐八毫一忽七微 上海縣南糧改折省存耗用等銀四百一十九兩一錢九分八釐八毫三絲四忽二微 青浦縣南糧改折省存耗用等銀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九分二釐七毫五絲）
實編銀三萬二千四百一十二兩九錢三分二釐八
絲一微內買米二萬三千二百九十五石隨漕帶解
（華亭縣米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三石八斗六升八合銀五千五百二十四）
餘仍折色解部

兩七錢七釐八毫一絲五忽八微六纖一沙五塵上海縣米七千五百八十二石五斗二升二合五勺銀八千四百六十六兩八分八釐九毫四絲九忽五微九纖一沙　青浦縣米四千二百八十八石六斗九合五勺　銀四千四百五十五兩一錢三分五釐三毫一絲三忽六微四纖七沙五塵

崇禎元年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二千五百二十一頃七十九畝二分七釐五毫二絲一忽

免科公占無業坍荒義冢等一百七十八頃七十四畝七分六釐八毫六絲

實在有徵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二千三百四十三頃四畝五分六毫一絲一忽

實徵稅糧正耗平米一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

五石六升八合一勺四抄一圭此萬歷四十八年增二石二斗一升八合

夏稅大小麥九萬二千二百六十石四斗一升九合六勺

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八石四斗五升七勺此萬歷四年撥書院平米二石二斗一升八合

練兵銀二萬三千九百三十八兩一錢六毫四絲七忽五微四纖一沙二塵與萬歷四十八年同

加編兵銀八千五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二釐四毫與萬歷四十八年同

邊餉銀除三縣抵充數外實編銀三萬二千四百一

十二兩九錢三分二釐八絲一微與天啟元年同以上外加歲用耗辦
本色米解損鋪墊夫船轎簣板蓆等銀例與萬歷四十八年同
貼役解損銀一萬七千八百四十一兩四錢三釐六
毫三絲三忽三微八纖一沙六塵與萬歷四十八年同
均徭銀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釐與萬歷四十八年同
里甲均平銀一萬二千四百九十八兩五錢四分三
釐三毫五絲五忽與萬歷四十八年同本年加編科貢銀一千
九百五十兩九錢五分二釐華亭縣七百七兩三錢五分七釐　上海縣七
百七兩三錢五分七釐　青浦縣
五百三十六兩二錢四分八釐

二年巡撫右僉都御史曹文衡覈實沿海軍兵汰虛冒口糧四千四百一十六石三斗九升九合於存留軍儲內減額免編

十二年五月兵部尚書大學士楊嗣昌督師勦寇議加練餉銀計畝槩徵銀一分額派松江府銀四萬三千四百七十七兩三分

郭志松郡加賦始於嘉靖甲寅倭亂萬歷中兵餉不敷又每畝加編事平之後獨以沿海地方徵餉如故末年遼而行之邊餉復增至九釐一畝民困已極及嗣昌建議計畝槩增一分遲聰捐斂不顧其後是時江淮以北地方官猶欲照糧驗派移患於江南蓄徙以江北加額當正賦十七為不集而不思江南正賦向巳十倍江北其餘雜供耗費又且數倍不止矣紛愁中罷誠知其難行也其後嗣昌治兵無效而死饑

田賦上

一宗深知其害旋行蠲免而民心已離盜賊滋多江南幸未及亂然岌岌有不終日之勢謀之不臧可爲殷鑒也

十四年詔漕運米改兌麥折三分松江府改折六萬九百石并耗米二萬四千三百六十石共銀七萬九千一百七十兩令運糧官於淮北買麥抵解是年大旱蝗米價騰踊飢殍盈路秋收之後石米至三兩故有寬卹之令改折三分每正糧一石連耗四斗共折銀一兩三錢部文至十五年正月始到華亭知縣猶祕匿部文令下米一石改輸銀二兩七錢加以火耗民間賣米一石不足完折反生怨咨前代德意奉行者往往如此墨吏之禍陰中於國而莫知也

十五年詔免蘇松等府加派練餉銀郭志

松江府志卷二十終